



大会

第四十九届会议

正式记录

第**五十一**次逐字记录
1994年11月3日,星期四,下午3时举行
纽约

主席: 布兰丁诺·坎托先生(副主席)..... (多米尼加共和国)
嗣后: 比格曼先生(副主席)..... (荷兰)
嗣后: 伊德里斯先生(副主席)..... (苏丹)

因主席缺席,副主席布兰丁诺·坎托先生(多米尼加共和国)主持会议。

下午3时15分开会。

议程项目112(续)

联合国经费分摊比额表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 秘书长在载于文件A/49/400/Add.4中的信中通知我,自他的1994年9月20日和26日以及10月5日和14日的函文印发以来,科摩罗已缴付必要的款项,将其拖欠数额减至《宪章》第19条所规定的数额之下。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适当地注意到这一情况?

就这样决定。

议程项目39(续)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局势: 决议草案(A/49/L.14/Rev.1)

叶尔迪纳伊先生(苏丹)(以阿拉伯语发言): 所谓新的国际秩序引起了以捍卫人权的名义对许多国家文化多样性的抨击。在冷战之后国际领域没有意识形态冲突时,某

些独揽世界领导权的国家用歧视性政策填补这个真空。它们通过使用双重标准推行这种歧视性政策,并且明显地不愿意在有些人叫喊人权受到侵犯的地区支持真理和正义。

对波斯尼亚穆斯林人民来说不幸的是,有些人选择以双重标准和不公正地考虑他们的生存。似乎这还不够,这些人民在某个地理位置的存在本身还被这些人视为缺点,从而增加了他们的痛苦。因此,波斯尼亚人民是文化不容异己的受害者并且是各种压迫和诸如“种族清洗”、大规模屠杀、强奸和围攻等残暴罪行的对象。同时,他们是一些人相互勾结和沉默的受害者。这些人认为波斯尼亚穆斯林人的继续存在妨碍实现他们的野心。

属于应用这些双重标准的区域,但具有良知的人证实了他们所目睹的从事这些犯罪活动时的勾结。他们形容联合国在波斯尼亚有限和犹豫不决的介入太少,太迟并且把这种介入称作以中立的名义奖赏侵略者的行动,而在冲突各方属于不同文化的任何地区,这种中立从来不是准则。

尽管安全理事会确实通过了无数决议,谴责塞尔维亚人并建立了“安全区”和禁区,但这些决议在执行时都缺乏必要成分即大国的政治意愿,并成为双重标准政策的牺

牲品。甚至设立起诉应对前南斯拉夫境内所犯严重违反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的国际法庭也遇到财政困难的障碍。各种国际调解建议都倾向于以使用武力所获取的领土奖励侵略者,而不顾这样一个事实,即这样做违背了《联合国宪章》各项原则和国际法准则以及联合国的各项决议。

塞族侵略者不顾波斯尼亚政府作出的接受接触小组1994年7月30日的计划的勇敢决定,甚至藐视其最亲密的朋友并拒绝了这项计划,因为他们意识到勾结将使他们免受对其实施任何此类计划。甚至那些曾威胁惩罚塞族侵略者的国家也已被其盟国说服,对该局势视而不见并放弃任何本来会制定的以军事手段遏止侵略者的计划。

波斯尼亚问题损害了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的信誉。安全理事会第943(1994)号决议规定部分地解除对塞尔维亚和黑山的制裁,从而暴露了有些人的真正意图,这些人不顾对波斯尼亚的武器禁运违背了《宪章》第51条和载入该条款的自卫权这一事实,每当有人建议解除对波斯尼亚武器禁运时就声嘶力竭地表示反对。他们反对解除禁运的借口仍然是这样一个论点,即解除禁运除了会危及国际维持和平人员生命外,还会导致冲突升级,并关上任何和平解决的大门。

从完整词义上看,波斯尼亚战争不是一场内战。有外部方面在帮助侵略者。塞尔维亚和黑山这个武器生产国一直在向塞族不断提供武器和后勤支助。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同塞尔维亚和黑山的边界上部署一百名联合国观察员根本没有保证制止武器越境流入塞族手中。因此,正如波斯尼亚最近的事态发展所突出表明的,波斯尼亚人民完全有能力击退侵略,解除对波斯尼亚的武器禁运将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侵略者和被侵略者之间的均势,从而推动和平进程。为了使波斯尼亚人民击退侵略者,必须制止使塞族能够实现其阴谋的勾结行为,他们的目的是要消灭波斯尼亚人,并从欧洲地图上实际删除其国家,尽管该国是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其主权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

大会所代表的国际社会应该明确和强烈地谴责波斯尼亚塞族的罪行-即他们进行的大规模屠杀,“种族清洗”,攻击联合国设立的“安全区”和禁区,包括塞拉热窝,巴尼亚卢卡,比耶利纳和其他地区,以及攻击联合国人

员。国际社会还应该强调其支持国际合法性和不站在侵略者一边反对受害者的承诺。

虽然我们对联合国保护部队所作的重大努力表示赞赏并渴望确保其人员的安全,但我们认为应该加强联保部队并授予它必要的权限,以使它成为一种遏止侵略的力量,而不再承受安全理事会强加于它的保持中立姿态的负担。联保部队应该作出更大努力,保护安全理事会决议所指定的“安全区”和禁区,因为保护安全区和加强禁区都在联保部队的权限范围之内,同时还应充分考虑波斯尼亚人民击退侵略和从占领者手中解放其领土的权利。波斯尼亚人民实际上已表明有能力以大无畏精神做到这一点。

我们要求安全理事会依照《宪章》第24条行使其权力。安全理事会在行使其权利过程中不应受其某些成员战略的影响,而应以公正和持久解决奖励侵略的问题为目标。安理会应该通过实行不得以武力吞并领土原则和难民有权重返家园原则这样做。我们必须表明,不强制执行包括有关开放图兹拉机场的决议在内的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确实会危及那里人民的生命,因塞族包围并阻止向塞拉热窝,图兹拉和安全理事会指定的其他“安全区”分发人道主义援助而造成的药品和食物匮乏已经给那里的人们造成威胁。

对波斯尼亚应用安全理事会第713(1991)决议第6段没有任何合法依据。这种行动把受害者和侵略者置于同等地位,从而剥夺了一个联合国会员国行使已神圣载入《宪章》的基本权利即其合法自卫权的手段。因此,我们再次要求安全理事会解除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实行的武器禁运。我们还对波斯尼亚作出的应消除解除禁运道路上的一切障碍的积极反应表示赞赏。

我们完全理解波斯尼亚在试图以结束其人民苦难的方式处理该局势时所处的境况,波斯尼亚人民已经成为非常复杂的区域和国际暗流的受害者。我们要求安全理事会重视波斯尼亚人民紧迫的人道主义需求和苦难,并通过迅速解除禁运作出反应,以便使波斯尼亚捍卫其主权和领土完整。我们还要求国际社会通过使波斯尼亚能够进行自卫来履行其根据《宪章》第八章第51条下所作的承诺。这是《宪章》所规定并得到全球各国人民赞成的集体责任。某些集团的阴谋不应阻止我们站在公理一边。

从这一点出发,我国代表团已成为决议草案A/49/L.14/Rev.1的提案国,我们希望大会一致通过这项决议草案。

拉马姆拉先生(阿尔及利亚)(以法语发言):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局势理应得到国际社会的关切。该局势动摇了我们的基本价值观念,而且完全是对我们公开表达的以正义和尊重《联合国宪章》各项基本原则的方式促进和平能力的严峻考验。两年多来,一个联合国会员国的领土完整及其生存一直受到威胁,其人民—特别是其中的穆斯林人受到了残酷的武装侵略,“种族清洗”和各种损失。

国际社会在其信仰宣言、意向声明和甚至要求中表达的决心很少变为足以阻止和挫败侵略爆发的及时和广泛的行动,尽管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值得赞扬地在其资源和授权范围内执行其艰巨的任务,遭受侮辱和伤亡,这些损坏了安全理事会的权威。

如此众多善意的人把精力投入寻找谈判政治解决的艰苦的努力,这种努力始终遭到塞族少数的领土收复主义领导人的顽固抵制,他们力图强加危险的排他性逻辑和既成事实。当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在1994年7月6日忍痛接受和平计划之后,它的希望被一些人打破,这种人打赌国际社会会进行姑息或甚至在他们的要求面前放弃努力。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常驻代表今天上午向大会说明了该国局势的严酷现实。他肯定地表明维持现状在三个层面是既不可能也不能接受的:人道主义、军事和政治三个层面。他也激昂地表示,他的人民决心捍卫其主权和领土完整,他们对国际社会将承担其全部责任的合法期望同这种决心一样强烈。他特别解释了取消武器禁运是寻找他的国家正在经历的危机的公正和持久解决方法的背景,而把安全理事会第713(1991)号决议应用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不公正地剥夺了该国自卫的天赋权利。

由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局势的特征是紧张加剧和武装暴力升级,以及对塞拉热窝和其他城市的包围缩小,本次辩论及时地唤醒了我们的良知,提醒我们大家所承担的责任。

阿尔及利亚完全出于对恢复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整个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的关切,自然支持波斯尼

亚人民及其政府的抵抗,我国政府一向对他们表示兄弟般的关切。我国代表团同样自然成为决议草案的提案国,大会在该决议中将向受害者发出一个希望的信息,向顽固地力图破坏和平的人发出了一个坚定的信息。

图克先生(斯洛文尼亚)(以英语发言):大会是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战争很可能继续下去并进入第三个冬天时讨论该国悲惨局势的。在外交会议上所说的话已不再能够令人信服地解决悲剧,人道主义努力正在继续,但没有很快就能实现和平的希望。

国际社会及其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各机构迄今为止未能有效解决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冲突或结束这场战争。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之一就是缺乏实事求是地描绘这场冲突的特性的意愿。只有对局势作现实的评价才能为确定充分的解决办法奠定必要的基础。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战争本身不是一场宗教或种族冲突,也不是一场内战。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战争开始时是一场针对一个联合国会员国的侵略,此后一直是一场领土扩张战争。

这场战争最可恶的特征之一清楚地表明了这场战争的性质:针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穆斯林的“种族清洗”,它已达到种族灭绝的程度。“种族清洗”被用来当作进行领土征服的工具,目的是最终建立一个“大塞尔维亚”。“种族清洗”并不是一种偶然的后果,相反,它是一种预谋的战争工具。这场战争确实日益复杂化,各方都曾经犯下暴行,但其作为一场针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侵略战争的原始特征仍然是主要的。

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局势的全面评价也应考虑到迄今所吸取的其他教训。其中之一就是在面对侵略势力时,没有决心或不准备使用武力的外交是徒劳无益的。有关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国际外交行动不幸缺乏这种决心。和平努力不仅未获成功,而且有时甚至遭到嘲弄。在介入两年多之后仍未获得成功,这造成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联合国的形象仍然受到不利的影 响,其信誉受到损害。

确实,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处)和无数其他人道主义

组织不介入,波斯尼亚悲剧将会更糟。目前为确保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所作的努力应得到我们深切的赞赏和积极的支持。然而,人道主义援助不能取代有效的政策。需要为有效地停止敌对行动和创造和平的政治条件 进一步努力。

联合国已发起了一系列的活动,如果创造了和平的基本政治条件和其他条件,这些活动能够促成全面和平。在此方面,我们要强调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塔德乌什·马佐维耶茨基先生和根据安全理事会第780(1992)号决议设立的专家委员会的工作的重要性。不彻底解决人权问题就无法取得持久和平方面的重大进展。必须处罚粗暴违反人权的肇事者,必须在今后采取适当措施保护人权。出于这个原因,斯洛文尼亚欢迎国际战争罪行法庭的成立,并赞赏地注意到,根据法庭的报告(A/49/342),可望在今年年底以前做好准备提出第一批起诉书。

我们认为,一个有效和高效率的国际战争罪行法庭能够大大促进冲突的公正解决。但是,只要国际社会仍然未能制订出恢复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和平与安全、领土完整及政治独立所需的有效政策,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危机的最终和全面的政治解决的目标将仍然是遥远的。

现在让我再谈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停止敌对行动和建立和平所必需的条件问题。几个月前达成的《华盛顿协定》和随后波斯尼亚穆斯林和克族的合作恢复了这样一个希望,即适当的国际援助能够对这场武装冲突的政治方面产生有意义的影响。在改变实地军事现实、打开通往解决的道路的努力中,这种政治影响必不可少。因此,我们有某种理由希望接触小组的努力能够促进武装冲突的结束,并为至少带有基本的公正因素的政治解决建立条件。一项公正和持久解决的最重要因素是维持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建立一个安全的环境,使难民能够自愿返回;以及收复通过“种族清洗”和使用武力而夺取的土地和其他财产。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如果不彻底纠正“种族清洗”和使用武力所造成的后果,和平安排就不大可能会持久。此外,如果不这样纠正,其他潜在的侵略者就可能得到一个非常清楚的信息,即他们的侵略行为不仅可能不受惩罚,而且甚至可能得到奖励

今天摆在大会面前的问题涉及应该立即采取哪些步骤,以期加强和平的可能性。大会应该向接触小组和安全理事会提出什么措施呢?

在过去两年中,我们已目睹争取结束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武装冲突的无数次尝试。接触小组最近提出的建议就是这样一次尝试,它可能成为和平解决的一个参考点。然而,波斯尼亚塞族方面仍然没有迹象表明他们准备接受整个国际社会的一致压力。这就需要联合国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应该根据《联合国宪章》的规定采取这些措施。

在这方面,斯洛文尼亚支持摆在大会面前关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局势的决议草案,包括草案中有关武器禁运不适用的规定。必须认识到这种禁运是在1991年对前南斯拉夫实施的,当时南斯拉夫还存在;在1992年的具体局势下,禁运又扩大到各继承国。从那时以来,几乎所有情况都发生了变化。早就应作出一项考虑到新的现实和每一个继承国的不同局势的决定。

当然,有很多理由维持武器禁运,作为根据安全理事会第757(1992)号决议实行的禁运的一部分,直到取消这些制裁的条件得到满足。另一方面需要承认,武器禁运不适用那些进行自卫的人,他们是在行使《宪章》第51条规定的所有联合国会员国固有的权利。

最后,就斯洛文尼亚而言,没有理由继续对我国实行武器禁运,我国并没有参与促使几年前对前南斯拉夫实行这种武器禁运的任何武装冲突,而且南斯拉夫从那时起已不复存在。

我们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看待关于安全理事会第723(1991)号决议实行的武器禁运不适用的决议草案A/49/L.14/Rev.1序言部分第8段和执行部分第22段的拟订;而且,正是根据这种情况,我们支持提交大会今天采取行动的决议草案中的有关段落。

就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的现实和有效的政策,是大会这一联合国机构最重要的责任之一。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是根据这一责任行事的一种努力。我们希望该草案能以压倒多数通过。

奥尔布赖特夫人(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我国深切关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目前的局势,它与联合国的宗旨和信誉直接相关。

我国政府高兴地支持今天摆在大会面前的决议草案。我们同大家一起感谢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和波斯尼亚境内的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处(难民事务处)的勇敢工作人员。我们也要求各方不攻击这些人员并要求各方合作,让他们执行其重要的人道主义和维持和平任务。我们再次谴责波斯尼亚境内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大规模侵犯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

我们也重申我们支持前南斯拉夫战争罪行法庭的工作。在这一地区所犯下的各种暴行的罪责不在于塞族人民,克族人民或穆斯林人民:这种罪责在于命令和犯下这些罪行的人——在于个人。如果能够消除集体犯罪概念,追究个人责任,这场战争的伤口就会愈合的更快。

然而,在战争结束之前,波斯尼亚境内的愈合进程不会真正开始。我国政府认为,解决这一战争需要有力的新措施。因此,我们促请大会成员支持并公开表明支持波斯尼亚政府的请求,即请安全理事会现在取消对波斯尼亚的武器禁运,如果6个月内波斯尼亚塞族还不接受解决方案,就把这项决定付诸实施。

如果要结束这场冲突,波斯尼亚塞族就必须选择结束冲突。虽然他们并不是可被公平指责的唯一冲突方面,但他们却是延长战争的唯一方面。今年7月,接触小组提出一项对波斯尼亚塞族非常公平的领土安排,并且表明,如果其他各方都接受,只有一方拒绝这些安排,该方将面临严重后果。今天,波斯尼亚塞族是抵制和平的唯一方面。只有他们反对结束这场野蛮的战争。不幸的是,他们的拒绝给他们带来的后果还不够严重。

显然,现在实行的这套鼓励和惩罚方法是不够的。经济制裁不够严厉;安全区和禁区的执行不够有力;外交压力不够团结或连贯,未能使波斯尼亚塞族的认识提高到种新水平。

现在我们必须做更多的努力,以使他们认识到,解决才是他们的最好选择,事实上是他们的唯一选择。我们需

要在说服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合作孤立波斯尼亚塞族方面已取得的进展的基础上继续努力;我们应该鼓励稳步加强波斯尼亚政府和克族联邦;我们应该规定对侵犯安全区和禁区的行为作出更加迅速有力的反应;我们必须加紧实行制裁;我们应该取消对波斯尼亚的武器禁运。

我国政府认识到,取消武器禁运,甚至在6个月内取消武器禁运,有其风险。但是,无所作为的风险更大。现状让波斯尼亚塞族基本上能够任意决定一场是他们引起,又是他们无情地继续,并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冲突的结果。不采取行动就意味着,在波斯尼亚境内的联合国部队仍然处于脆弱状态,它们的行动仍然受到限制。不采取行动就意味着每过一天,接触小组解决这场战争的努力的可信性在削弱,并开始消失。不采取行动就意味着波斯尼亚人民,塞族、克族和穆斯林,将继续受苦受难,继续生活在恐惧中,孤儿和流离失所者的人数将继续增加。不行动会推迟恢复、重建与和解的进程。不采取行动将会在没有法律或正义理由的情况下,剥夺波斯尼亚政府固有的自卫权利。

波斯尼亚没有做过任何理应受到国际制裁的事。它没有入侵其邻国,也没有犯下其它重大罪行。据说,儿童有时继承其父母的罪孽,但是,波斯尼亚继承的只是对其前任国家实施的制裁。

维持对波斯尼亚武器禁运的一个前题一直是,解除禁运将促使对波斯尼亚公民实行先发制人的暴力,从而损害波斯尼亚本身的利益。这一前提只有在人们可以论证保持禁运将导致一项可以接受的领土解决办法和结束敌对行动的条件下才站得住脚。波斯尼亚塞族的顽固不化以使这一论点失去效力。

维持禁运的第二个前提,人们担心如果解除禁运,波斯尼亚塞族将对联合国人员进行报复。我国政府不怀疑这一忧虑的基础,但是我们不能让波斯尼亚塞族将本世界组织扣为人质;我们也不能让他们胁迫我们剥夺波斯尼亚政府的权利。波斯尼亚是一个主权国家和联合国会员国。它是独立的,它尊重国际法,尊重本国人民。而且它不应当需要任何人的允许就可以武装和保卫自己。

五十八年前,一个遭受围困和入侵的主权国家的元首来到本组织的前身国际联盟大会。象今天的伊泽特贝哥

维奇总统一样,海尔·塞拉西皇帝没有要求国际干预。他要求的仅仅是获得捍卫其国家的权利。他说:

“埃塞俄比亚政府从来不指望其它国家政府让其士兵为我们流血……埃塞俄比亚勇士要求的只是获得捍卫自己国家的手段。”(国际联盟大会第十六届常会纪录,全会,第18次会议,第24页)。

塞拉西皇帝接着说:

“……今天大会面前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解决一场)侵略的问题。这是一个集体安全问题;……一个各国对国际条约信任的问题;一个向小国作出关于其领土完整和独立将受到尊重和保证的承诺是否有价值的问题。这是一个各国平等的原则和给小国带上依附地位枷锁之间的选择。”(同上,第25页)

使国际联盟感到羞耻和极其痛心的是,它没有听取海尔·塞拉西的意见,从而听任边界冲突的势头不断加强。十年后所设计的联合国是为了防止重新出现这种远见和意志的失败。建立联合国是为了捍卫每个国家的权利。其创始国断然拒绝强国凭借其力量就有权统治弱国的理论。《联合国宪章》明确承认个别和集体自卫的固有权利。

是的,联合国在波斯尼亚需要不偏不倚。但是,不偏不倚意味着公正,而不是不负责任。以同样的态度对待侵略者和受害者,就谈不上不偏不倚。禁止双方获得其中一方已经获得的武器,就谈不上公正。武器禁运给波斯尼亚造成的后果,根本谈不上公平。

跨越所有时代和文化的一种人类倾向是相信,因为我们已经说了某件事,就已经做了这件事。在波斯尼亚涉及法律、原则、先例和人性的利害关系非常重大,我们现在决不能沉溺于这种倾向。我们可以通过另一项内容完全正确的决议,但却使极其错误的波斯尼亚局势保持原样。我们也可以选择采取更果敢的行动,认识到其中的危险,但决心战胜这些危险。

经验告诉我们,如果说波斯尼亚塞族会同意一项解决方法,这将对表现出严肃的国际意愿的反应。表现出这

种意愿的机会就在我们面前。让我们兑现过去所作的承诺。让我们使更为严厉的奖罚措施有时间产生影响。让我们共同计划改变波斯尼亚的外交和军事局势。让我们保持团结,让我们恢复波斯尼亚应有的权利。

诺比洛先生(克罗地亚)(以英语发言):两年前,塞族开设的奥马斯卡尔集中营中形容枯槁的囚犯的图像震动了世人的良知。自那以来,国际社会采取了多项措施,但其中大多数措施规模有限,因为它希望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行为准则将抵消由贝尔格莱德控制的南斯拉夫军队及其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克罗地亚的代理人势不可挡的力量优势和有系统的罪恶阴谋。

这项尽管有其明显缺点、但善意的政策已产生了一些不容忽视的积极影响。国际社会拨出大量资源,以减轻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成千上万流离失所者和难民苦难。我高兴地说,我国尽管本身处境危难,仍站在这一努力的前列。

克罗地亚以前和现在进行的努力拯救并援助了大约800(000)万名贝尔格莱德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侵略行为的受害者。到1993年为止,克罗地亚为援助波斯尼亚难民捐献了大约8.32亿美元,并将继续在这方面和以其它方式做任何力所能及的事。

国际社会还作出了一些积极的法律决定并设立了一些机构,以补救塞尔维亚的侵略在该地区造成的一些可怕后果。尽管国际社会的政策有其明显的缺陷,一些具有国际约束力的决定——如安全理事会决议阐明保障受侵略会员国的领土完整——以及惩治战争罪行的国际法庭使我们可以希望,奥马斯卡和种族灭绝的其它许多证据将不会被忘却或被草率而轻易的政治策略抹掉。

今天的辩论和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不应成为指责丧失机会和回避责任的论坛,而应成为牢记和重申我们对各会员国的法律责任和对人类庄严责任的论坛:挺身而出,使无辜者免遭过时的意识形态、野蛮行为和国家支持的集体屠杀之害。贝尔格莱德领导人在其中的作用不能也不应低估或作为交易一笔勾销。

因此,决议草案A/49/L.14/Rev.1序言部分第12段和序言部分第17段和第18段分别回顾和提到的消除种族歧

视委员会和国际法庭关于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克罗地亚的作用和责任的裁决不能也不应因为智胜或劝诱该实体领导人的短视尝试而受到轻视。

在这方面,大会必须仍然意识到,它已作出决定反对被称为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的新实体旨在单独享受现已不存在的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继承权和特权的一切企图。大会以前的各项决议已明确规定,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既不能单独、也不能自动继承前会员国,而且只有在它实施了安全理事会关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克罗地亚的各项决议并申请会员国资格时才能加入大会。这一问题将是对大会是否继续享有尊严的考验。

我已指出,国际社会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策的三个重要的积极因素:人道主义援助、对战前边界的法律保护和国际法庭。决议草案序言部分第5段和执行部分第16段概述了这项政策的另一个非常积极的因素。《华盛顿协定》为政治解决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危机确立了一个牢固的模式。我国政府无条件支持这一模式。它欢迎促进及时执行这些协定而作出的所有努力。

在这方面,在我政府看来,尤其令人不安的一个因素是,自《华盛顿协定》签署以来,有大约4万名波斯尼亚克族人撤出了联邦控制的一些地区。我们还对有关波斯尼亚穆斯林被驱逐出莫斯塔尔的报道感到关注。

决议草案执行部分第14段要求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与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互相承认,并提到了找到持久解决该区域问题的一个重要机制。有很多经过验证的通过互相承认解决国家间争端的国际模式,例如为国界外的少数民族提供保护。我们希望大会强烈要求贝尔格莱德承认国际公认边界内的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所有继承国。

决议草案执行部分第5段和第19段确证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局势与被占领的克罗地亚领土局势之间的密切联系。我们多次提请国际社会注意,波斯尼亚塞族当局在许多方面,尤其是在军事上正与被占克罗地亚领土自封

的塞族当局合作,不仅以此对付克罗地亚,而且用来对付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

这一合作使双方都付出了代价,可以用各种办法加以减少,例如严格执行安全理事会第820(1993)号决议第12段。该段禁止事先未获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政府同意的任何通过波斯尼亚塞族控制领土的转运。因此,我国政府呼吁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会议边界监测团采取与决议相符的措施。

我国外长在今天给秘书长的信中指出了波斯尼亚塞族准军事部队与被占克罗地亚领土内的塞族准军事部队的协调活动对该区域稳定的威胁。它指出:

“克罗地亚保留采取一切适当手段对付从它的主权领土进行任何反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军事干预的权利。”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会议边界监测团已成为该区域一个至关重要的政策工具。此外,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已指出,塞尔维亚—波斯尼亚封锁制度有可能正遭到空中的违反——这一看法是基于秘书长有关禁飞区遭到违反的报告。监测团应该对边界地区数百次未获准的飞行负责。10月31日秘书长的最近一份报告(S/1994/5/Add.77)指出,在10月25日至27日三天期间有固定翼或旋转翼飞机飞行61架次。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局势与克罗地亚的局势在许多方面确实是相互联系的。在过去,克罗地亚只是遭受这种联系的不利后果。克罗地亚在收容波斯尼亚难民方面花费最大,但是,它在被占领土方面的问题却被忘却。这是行不通的,克罗地亚必须坚持在这方面得到积极的考虑。实现积极的联系必须通过外交行动,而且还必须通过使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资源和最终解除武器禁运。绕开克罗地亚不可能在波斯尼亚达成的必要的平衡。

我们要再次强调国际社会对待波斯尼亚政策的积极因素,同样我们还要强调不能缩小或浪费这些积极的因素。有时令人不安的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这个北半球的国家在这方面得到的不断支持却多半来自南方国家。因此,这场辩论应该提醒全体大会注意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发生的大屠杀的根源。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决议草

案应该有助于保护各种纠正办法，它们应该而且能够给这个遭到极其不公正对待的国家和人民一些正义和希望。

法哈迪先生(阿富汗)(以法语发言):在大会上就这个问题举行辩论一年后,我们发现我们仍在讨论同样的问题。这对全世界来说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如果把今年发生的情况与去年作一个比较,那么我们也许可说,情况没有好转。

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侵略仍在继续,它继续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它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所在区域存在的一个非常明显的威胁。这难道不是一场更广泛的冲突,一场前南斯拉夫全境内冲突的开始吗?这样一场大灾难的因素已经存在,尤其是塞族人称王称霸的民族主义。“种族清洗”这一危害人类的罪行尚未停止。

副主席比格曼先生(荷兰)主持会议。

科索沃局势也继续恶化。目前200万阿尔巴尼亚后裔正遭到压迫,这一压迫起因于塞族人的民族、宗教和种族极端主义。贝尔格莱德政权的保证是骗人的。

我们再次呼吁联合国通过建立一个国际存在以拟订一份有关这个问题的报告来处理前南斯拉夫,包括桑扎克和伏伊伏丁那少数民族的状况这个更广泛的问题。

今年的另一个重要事件是,设立了接触小组。大会现在应该支持它提出的和平计划。这个计划载于1994年7月底发表的外长公报中。该公报中包括接触小组有关在提议的和平计划遭到拒绝的情况下所将采取的措施的决定。

我们都很清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及联邦政府决定接受和平计划,而实际上并未执行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的波斯尼亚塞族人却野蛮地拒绝了接触小组提出的和平计划。

因此,该决议草案必须明确谴责波斯尼亚塞族人拒绝接受建议中的领土安排,而且必须要求他们立即充分以及当然无条件地接受解决方案。

乌克兰代表在今天上午的会议上指出,对大会的作用实行限制是必要和适当的。我国代表团相信,大会完全有

权鼓励及实际上强烈要求安全理事会认真考虑取消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及联邦的武器和军事装备的禁运,该禁运是安全理事会三年前在1991年9月25日第713(1991)号决议中实施的,并在我们一道提出的决议草案的序言部分第8段中得到进一步阐述。

还有一项原则涉及对人类犯罪和其他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所负的个人责任,在这一情况下即为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领土上犯下的罪行。起诉应对自1991年以来前南斯拉夫境内所犯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的国际法庭,现已开始工作,我们相信正义将得到申张。

再次谈到禁运问题,我要指出去年在这个大会厅以及几次在安全理事会上,我国代表团十分清楚地阐述了其看法,即如果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实行对南斯拉夫所实行的禁运,将是完全非法的。实际上,这是各国际机构几次提出的一种法律观点。

我们十分赞赏美国代表的雄辩发言,她正确地指出波斯尼亚从其前身国南斯拉夫继承了一种毫无道理的惩罚,她用了一些我认为并希望将载入有关该问题的历史的话

“对侵略者和受害者一视同仁是无任何公正可言的”。(前文第23页)

当德国代表代表欧洲联盟在大会发言时,他提出了一些十分重要的观点,对此我们非常感激。但我们并不同意他所说的:应寻求政治解决直至用尽一切手段以及应把取消禁运作为最后的手段。我们认为采用这一最后手段的时刻已经到来。

已经流了过多的血。继续绑住受害者的手脚,将意味着鼓励侵略者并使之胆大妄为,它继承了前南斯拉夫军队的可怕的武器库,已经武装到牙齿。

我们谨向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阿利亚·伊泽特贝戈维奇总统致意,他提出了关于在法律上取消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非法禁运,而如果波斯尼亚塞族人继续拒绝接触小组的和平计划,则在此之后的六个月内实际取

消禁运的十分明智和公正的建议。然而，波斯尼亚塞族人仍在拒绝该和平计划。

我们感谢土耳其的巴图大使今天上午正确地提醒我们注意：接触小组的五个成员实际上已同意：如果波斯尼亚塞族一方继续拒绝接触小组的和平计划，安全理事会可研究取消禁运的问题。

奥斯瓦尔德先生(瑞典)(以英语发言)：我很高兴代表北欧五国——丹麦、芬兰、冰岛、挪威和瑞典——作此发言。

北欧国家赞成欧洲联盟主席德国代表该组织所作的发言中表示的观点。

北欧国家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无可争议的领土完整以及政府的合法性的前提出发。必须让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再次作为它仅在几年之前所属的多文化社会发挥作用。我们需要超越宗教和种族界线修好、和解和重新融入的过程。

北欧国家支持谈判进程，以便为前南斯拉夫的危机寻求一项全面的政治解决。我们对贝尔格莱德和萨格勒布之间恢复高水平政治接触感到鼓舞。我们也坚决支持包括接触小组和关于前南斯拉夫国际会议在内的国际社会所作出的不懈努力以及提出的各项具体建议。寻求一项解决方案的工作当前正处于一种活跃阶段。

我们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战斗的再次升级表示非常关切。萨拉热窝周围的局势正在恶化。首都和其他飞地的平民再次成为受害者。北欧国家强烈呼吁各方立即停止一切敌对行动，并敦促波斯尼亚塞族人无条件地接受接触小组的方案。

制裁机制是寻求解决方案的一项重要内容。北欧国家支持安全理事会最近作出的关于加紧对波斯尼亚塞族一方制裁的决定，因为它拒绝接受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领土解决方案。与此同时，安全理事会还决定暂停针对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某些制裁。制裁的进一步减轻将取决于贝尔格莱德采取的更多重要和明确的步骤。

关于前南斯拉夫国际会议为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与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之间边境建立一个团所作出的

一个及时和建设性的努力有助于孤立波斯尼亚塞族人。北欧国家迄今是该团的主要捐助方，我们敦促其他国家一同对其财政和人员给予支持。

北欧国家是这一和平进程的最大捐助国之一，我们参与了人道主义行动，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及其他各项努力，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处)在人道主义行动方面发挥领导作用。

联保部队的存在将继续对维持向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运送路线也对安全区和为那里多变的局势提供一种全面的稳定因素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已商定的联保部队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组织)之间的密切协调是这方面的一项重要因素。尽管在人力及其他资源方面存在局限以及经常发生的对其行动自由的侵犯和缺乏有效性的各种指控，但联保部队所作的工作仍然是一流的。

联保部队必须行动果断，不要成为恫吓的牺牲品，以维护对其授权及其部队的尊重。

我们欢迎在安全理事会各成员国代表、秘书长和部队派遣国之间就联保部队召开的会议所确定的程序，并要求使这一机制得到进一步完善和规划化，以用于其他联合国行动。

解除武器禁运为联保部队的安全和它授权提供保护的人道主义援助行动带来严重影响。这又会使这项重要的人道主义援助的受益者进一步受到危害——这些人是包括穆斯林在内的平民人口。此外，战争升级和冲突扩大的风险也会增加。

这场人类悲剧在无法实现谈判解决的情况下将继续下去。北欧国家对“种族清洗”的继续尤其是在波斯尼亚塞族人控制下的地区的继续发生感到痛惜。这种作法必须停止。我们必须支持关于前南斯拉夫国际法庭的工作，以便将侵犯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肇事者绳之以法，并对那些可能在考虑恢复“种族清洗”及其他令人深恶痛绝的行径的人构成一种威慑。同时，我们必须保持我们的人道主义努力。

和平解决方案一旦实现,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各族人民就必须开始恢复正常生活的漫长与繁重的道路。在其过程中,国际社会必须担负起其复原、重建和遣返难民与流离失所人员的责任,其成功是持久和平的关键的先决条件。复兴方案必须在一种区域背景下加以设计,并且必须以促进和解、尊重人权和民主原则为目标。

实现重建的努力已经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一些地区开始,特别是在萨拉热窝和莫斯塔尔,这项工作是由联合国和欧洲联盟分别给予指导的。这些努力对普遍和平进程作出贡献具有至关重要性。使日常生活正常化方面的每一个微小步骤都是向和平迈出的一步。

尼马赫先生(卡塔尔)(以阿拉伯语发言):我们在这里再次进行着我们在过去几年中曾反复作出的事情:即讨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悲剧性局势。同过去一样,我们发现我们自己同我们的世界一道眼看着这场悲剧展现在眼前。也同过去一样,我们再一次看到本届大会被那些殉难者的幽灵缠住、他们的伤口滴着鲜血,他们的口舌不断发出那种使人忧心如焚的请求帮助的痛苦之词、哀悼着许多被不公正和极端的人们,塞族人所屠杀的受害者们、央求着迟迟不来的国际援助。这种援助是如此的可望而不可及,它实际上是一种带有欺骗性的幻影,当它显现出来时不过是一个草包、一片无雨的云彩和一个除不公正与危害之外没有包含任何其他东西的空葫芦。

我们对这种尝起来象蜂蜜的诺言,从安全理事会的大厅对我们讲出的以及在大会发言中不厌其烦地提及的美好言词应该怎么作呢?我们有责任呼吁那些还在举棋不定的人不要再犹豫了,并且应不余遗力地努力拯救那些正在流血的人。难道那些仍举棋不定的人不知道塞尔维亚极端份子作出了许多难以言状的行为,并犯下许多残暴罪行吗?难道他们不明白在没有其他救药时,这一论坛应采取必要行动、提供必要治疗并成为医生和愈合创伤的人吗?

当人们在历史面前负有采取人道主义行动的责任时,人们不应忽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伤口仍在流血,而且越流越多。波斯尼亚的受害者正在提醒所有那些不愿争取和平的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公民没有其他选择,只有为其生命和生计战斗。唯一可供选择的是坟墓,因为不值得为忍受屈辱而活着。

对于那些在其家园内被剥夺尊严和尊重的人来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波斯尼亚人民遭到了联合国的忽视。因此,他们一直遭受了所有这一切苦难。历史和全世界剥夺了他们的权力,因此他们遭受了残暴命运的摧残。

正是波斯尼亚人民依靠生存所必须的最少量东西生活着,而他们付出的代价是他们自己的鲜血和苦难。大会必须意识到所有这一切,如果没有意识到,我们就必须提供情况: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受害者受到了大屠杀和塞族不公正行为的危害。他们没有出路,看不到隧道尽头的光亮。他们不知道,正如我们在这一很晚阶段感到不知道一样,这是否还不是本国际论坛应该感受到人道精神和良知的时候,这是否还不是国际社会应该考虑挺身负起其责任而只是仅仅向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受害者表示慰问的时候。言词和发言毫无意义。受难者正在流血并祈祷安拉怜悯他们。他们呼吁本论坛成为讲真话的地方,复苏其死去的良知,保护他们免遭残暴并且让塞族罪行的殉难者和受害者重新唤起其良知。否则,无论我们活得多久,这一论坛将继续目睹世界那一地方的仇恨现象,看到在种族清洗中表现出来的塞族仇恨。旧的流血将会导致新的流血,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将成为一种不尽之火,没有人能够幸免。

关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问题,卡塔尔国认为有一些不言而喻的事实和原则不应遭到忽视或者抛弃。这些事实载于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所有决议中和在国际论坛上所作的发言中,其中首先是在伊斯兰会议组织、不结盟运动和阿拉伯国际联盟内的发言中。我们谈及的事实如下:

第一,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联合国会员国,享有《宪章》规定的一切权利,包括根据第五十一条的自卫权利。

第二,应该使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能够保持其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必须强调安全理事会根据《宪章》第二十四条在这方面承担的职责。

第三,由于可恶的种族清洗政策及其结果是国际社会不能接受的,由于根据国际法通过种族清洗和使用武力来夺取他国人民的领土是不合法的,应该迫使那些夺取这种领土的人放弃这些领土。

第四,应该使种族灭绝和危害人类罪行的犯罪者接受审判和受到惩罚。这要求国际法庭毫不迟疑地行使其职权,并且应该使国际法庭能够这样做。

第五,必须维护所有难民和流离失所者在和平与尊严中自愿返回其家园的权利。

第六,萨拉热窝市应该得到保护,因为这是一个具有特殊文化特性的古老历史城市,是一个多民族与多宗教社会的故乡。

第七,解决冲突的一切建议应该符合《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它们应该公正和公平,以便使解决方案能够保证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建立持久的和平。

我们从一开始就目睹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悲剧的各个篇章,这一悲剧及其每天降临在就这样遭受暴行、屠杀和被赶出家园的穆斯林人民头上的悲惨苦难说明了本大会所代表的国际社会未能阻止侵略者或者停止侵略。

这种侵略针对的是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在这一国家里,侵略者塞族极端主义分子实行了可恶的种族清洗政策和各种野蛮行径,包括大屠杀和谋杀、强奸、驱赶居民和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侵略者对所有呼吁都置若罔闻。这使得联合国必须肩负起迄今未能履行的职责,因为大国不能起来肩负其职责,实行一种将会停止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这种悲惨局势的充分的解决方案。这也为人类历史增添了新的和悲惨的一章,其中记载了联合国在行动上的无能。我们大家应该对之作出承诺的《联合国宪章》中庄严载入的所有道义标准的瓦解以及当今世界上和平与安全支柱的崩溃。因此,我国代表团呼吁国际社会的每一个成员坚定地作出决定并实行坚决的步骤和措施,以便消除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侵略造成的影响,恢复被篡夺的东西,把被掠夺的东西物归原主,从而使该国人民重享其权利。通过这样作,国际社会将恢复对《联合国宪章》的承诺精神以及遵守国际法和法律权威的精神,遏制那些想违反这种法律的人并为各国人民之间的合作与谅解奠定基础。我们希望,这种合作与谅解将出现在这样一个世界上:正义与和平可以占上风并促进容忍、仁慈和相互信任的精神,这是

一个互利互惠和尊重共同利益的世界。必须采取步骤来使地球成为一个幸福的地方,成为一个可以实现人类的福利,所有人都享受繁荣的地方。

卡塔尔国人民和政府已在所有各级明确表示其支持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民的立场。我们已经尽我们的所有力量寻求支持该国人民,并帮助他们正视困扰着他们的悲剧和痛苦。我们已经帮助采取措施,以便使该国人民得以恢复其权利,保持其国家特性和独立并实现其合理的愿望,所有这些都是《联合国宪章》所保证和保护。

从这一点出发,卡塔尔代表团是现在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A/49/L.14/Rev.1)的共同提案国之一,因为这项草案体现了我刚才阐述的所有原则,并规定了最起码的目标。如果要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实现保证波斯尼亚穆斯林在一个独立国家的边界内的各项权利的公正和持久的和平解决,国际社会就必须实现这些目标。

柳钟河先生(大韩民国)(以英语发言):一年之前,正是在这个论坛上,我们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国内冲突所带来的悲剧表示痛惜。今天,尽管国际社会发出了许多呼吁和努力,情况依然基本上没有改变。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国内剧烈的敌对行动继续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种族灭绝和“种族清洗”行径仍然没有停止。即使正在我们发言的时候,波斯尼亚人民仍在继续遭受毫无道理的暴行。

在赞赏联合国和其包括美国、俄罗斯联邦以及欧洲联盟各成员国在内的会员国为通过谈判达成解决所进行的努力的同时,大韩民国认为,整个国际社会必须采取更多的步骤来结束正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犯下的暴行。

在1994年开始的时候,波斯尼亚境内出现了比较有希望的和平迹象。在3月,《华盛顿协定》确定了将保持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作为一个多文化、多宗教和多种族国家的领土完整和统一的联邦框架,从而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的公正和可以存在下去的和平奠定基础。但是,在波斯尼亚塞族部队拒绝参加该联邦的时候,实现全面和平的势头很快就烟消云散了。在7月,波斯尼亚塞族部队拒绝了联系小组提出的另一项计划。

在这方面,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今年8月关于切断其同波斯尼亚塞族人的政治和经济联系并关闭其与塞族人占领地区之间的边境的决定是值得注意的。大韩民国希望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将真诚地遵守其承诺。

然而,监督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遵守其承诺的情况是联合国无法忽视的重大任务。我们希望安全理事会将制定出一个有效的机制来核查这种遵守情况。

大韩民国一直在深感关注地注视着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国内大规模和有系统地侵犯人权的情况,特别是在波斯尼亚塞族部队控制的地区中的这种情况。在塞族人、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一度共同生活的波斯尼亚各城市中,“种族清洗”、种族灭绝、虐待妇女、酷刑和任意处决现在已成为司空见惯的行为。大韩民国强烈要求立即停止所有形式的不人道的“种族清洗”行为,无论它们发生在什么地方,无论采取这种行为的是什么人。如果“种族清洗”以及对萨拉热窝和其他“安全区”的扼杀继续下去,国际社会就应采取接触小组提议的具体步骤,包括加强对有违反行为一方的制裁。

鉴于保护基本人权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要性,建立国际法庭来起诉那些在前南斯拉夫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人是一个重要的初步步骤。我国政府保证充分支持该法庭的工作。

只有通过政治手段,而不是军事力量,才有可能实现持久和平。冲突的所有方面都必须懂得,使用武力是无法打开和平的大门的。与此同时,我国代表团充分理解并赞成部队提供国表示的忧虑,即取消武器禁运将使局势恶化并严重影响到部署在该地区的维持和平人员的安全。然而,国际社会由于迄今为止无法保证该区域的和平,因而在道义上和政治上有义务对波斯尼亚人民关于其根本生存的合理的忧虑作出反应。

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注意到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阿利亚·伊泽特贝戈维奇总统于9月27日宣布,他将把关于取消武器禁运的要求仅限于通过一项正式的决议,并接受把对该决议的实际执行推迟多达六个月。大韩民国政府赞扬他的宣布,因为这是一个适当和明智的步骤。我们衷心希望,波斯尼亚的局势将有所改善,以便使

波斯尼亚人民在这六个月的期限结束时不必面对同样困难的问题。

历史告诉我们,以残暴的军事力量夺取的政治优势是不能持久的。波斯尼亚塞族领导人必须认识到,它只有接受谈判解决才能加入国际社会。大韩民国敦促它无条件地完全接受接触小组的和平方案,尊重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波斯尼亚塞族武装部队还应该允许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享有完全的行动自由以及进入有问题地区的权利。

关键的是,国际社会应该积极地参与减轻波斯尼亚人民的痛苦的活动并促进通过谈判达成一项建立在合作和真正伙伴关系原则基础上的解决。大韩民国是坚决支持维持国际和平并保护全球公民福利的一个会员国,它将继续参加国际努力来恢复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和平与正义。

我国代表团认为,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总的来说反映了我国政府的立场,因此我们将投赞成票。我们希望今天的决议将是我们争取在波斯尼亚实现和平的努力方面采取的另一个重要措施。

在结束发言的时候,大韩民国代表团要向联保部队人员、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处)、以及其他人道主义组织表示深切感谢并向他们表示敬意。鉴于他们履行其职务时所处的危险环境,我国代表团要强调最为重要的工作是确保冒着生命危险代表国际社会把和平和人道主义援助带给波斯尼亚人民的男女人员的安全。

祖恰尔里帕先生(奥地利)(以英语发言):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正在继续进行着严重的战争和侵略,人民遭受苦难,人权遭到严重侵犯。与此同时,国际社会旨在结束目前正在进行的战斗及其造成的人间悲剧而进行的种种努力已进入了一个关键阶段。

此前许多旨在实现有效停火并减轻不可容忍的人道主义局势的努力已经一再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遭受苦难的人民中引起了种种希望;这些努力都没有能够满足这

些期望。人们又再一次寄望于最近的一个建议：由接触小组各方制订并提出的解决领土问题的计划。

任何解决办法，只有按照安全理事会所有有关决议，按照1992年8月前南斯拉夫问题伦敦会议通过的各项原则并按照在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欧安会）的框架内确定的各项准则，才能切实可行。在这个基础上，接触小组的计划为停止敌对行动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使其成为继续努力争取为冲突谋求持久的政治解决的必要先决条件。虽然这一进程漫长而艰巨，但它应该也必须最终有助于在多种族社区内实现和平、相互尊重和相互谅解。和平的逻辑必须最终战胜战争的逻辑。

因此我们赞同前面的几位发言者特别是代表欧洲联盟发言的德国代表的意见，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政府全盘接受拟议中的领土解决计划表示欢迎。我们也同样谴责帕莱的波斯尼亚塞族领导人继续拒不接受该项计划。这种拒绝的态度明显地违背了明确要求波斯尼亚塞族方接受这一解决办法的安全理事会第942(1994)号决议所表达的国际社会的期望。安全理事会的可信性以及全球集体安全体制的可信性再一次处于危险之中。

因此所有的国际努力现在必须团结一致，对波斯尼亚塞族领导人施加尽可能强的压力。必须通过保持政治和经济孤立的办法向这些领导人发出两种明确无误的信息：第一种信息是我们坚决谴责他们继续奉行侵略和阻挠的政策，谴责他们拒不接受解决计划并谴责他们即使在人道主义援助方面也缺乏合作精神；第二种信息是我们坚决谴责他们继续奉行“种族清洗”的政策，谴责他们一贯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并谴责他们有系统的恐怖行动。所有负责进行这些行动的人本人都必须对这些行动负责。因此我们促请为惩治在前南斯拉夫境内所犯的一切战争罪行而设立的国际法庭在没有任何带有政治性质的违反规定的情况下尽快开始司法程序。

鉴于目前国际社会在前南斯拉夫境内采取行动的种种局限性，旨在给予鼓励和抑制的制裁及其正确执行已经成为施加压力、实现合作的最重要手段。国际社会已表明了它愿意采取相应的行动一方面加紧对波斯尼亚塞族及其领导人的制裁行动使其遵守解决方案，另一方面对人们普遍认为应对在前南斯拉夫境内发生的悲剧性事件负

主要责任的贝尔格莱德当局作出的关闭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与波斯尼亚之间的边界的决定表示尊重。我们支持设立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会议的特派团。我们衷心希望在正确的方向迈出第一步之后贝尔格莱德将不再犹豫地走这条道路并对谋求和平解决的进程作出建设性的贡献。

为了保持这一势头，奥地利支持目前正在提出的关于以尽可能最好的办法利用鼓励-抑止机制的各项有关建议。在这方面，前南斯拉夫共和国承认在各自现有的边界内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和克罗地亚，这必须被视为对制裁问题采取任何进一步行动的最低条件。此外，也必须考虑到在科索沃/桑贾克和伏伊伏丁那等地不断发生的侵犯人权行为。

鉴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仍然得不到集体安全制度范围内充分保护，我们必须认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要求解除安全理事会第713(1991)号决议所实施的武器禁运的要求是合理的。绝不能妨碍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按照本组织《宪章》第五十一条行使其自卫权。与此同时，我们意识到解除禁运可能造成的进退两难的局面，也意识到这种决定一定会遇到的种种困难，而这些困难会带来影响深远的种种后果。因此我们认为，必须考虑到所有的因素，其中包括关于作出决定的时机的选择以及解除武器禁运的实际工作方面必要的灵活性。我们理解到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执行部分第22段与序言部分第8段一起为这种认真的考虑和灵活性提供了余地。在这方面我们已注意到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常驻代表今天上午的发言，他在发言中提到必须协调所有的努力，其中包括接触小组、安全理事会以及联保部队部队派遣国的努力，以谋求和平并使对他们的努力可能产生的任何消极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

因此我们希望并相信，这个问题的进一步行动将基于对所有有关方面的彻底审查和分析。我们希望，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包含这方面的更明确措辞。

最后，我们愿衷心感谢所有在谈判桌旁和现场的人。尽管有许多挫折，他们没有停止努力并且没有放弃对可能实现持久政治解决信念。我们特别向联合国保护部队、联合国难民高级专员办事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以及所

有其他人道主义组织的人员表示深切的感谢，他们在最困难和危险的条件下进行了不辞辛劳的努力。

拉巴尼先生(巴基斯坦)(以英语发言)：在过去的32个月中，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卷入了一场在历史上将成为最严重的悲剧中抗拒镇压和恐怖的长期和艰苦的斗争，而全世界却袖手旁观，似乎瘫痪了。该国的政府和人民遭受了现代史上最猖狂的侵略和种族灭绝。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民不仅是侵略的受害者而且还面临双重标准并且被刻薄地抛弃了。国际社会总的来说不知所措并且不愿意捍卫一个面临侵略和种族灭绝所带来的灭亡危险的联合国会员国。

我们在关键的时刻讨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局势。波斯尼亚政府通过接受最近得到安全理事会批准的五国接触小组的和平建议显示出责任感。这项和平建议不完全符合公正和平等的要求。它将不能完全扭转塞族人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侵略的后果，也不能完全取消“种族清洗”的后果。

在另一方面，波斯尼亚塞族一派继续以对抗的态度拒绝这项和平计划，并且毫不放松地继续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平民进行肆意的侵略。由于这种侵略，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领土的70%仍被塞族占领，20万平民被杀，100多万波斯尼亚居民被赶出家园。似乎这还不够，几百个城市和村庄被毁——被焚烧和夷为平地。波斯尼亚悲剧的严重性是文明世界良知上的丑恶伤痕，表明它无力采取行动保护它所珍视的理想。

完全蔑视安全理事会、大会以及伊斯兰会议组织决议所阐明的国际社会意愿，波斯尼亚塞族一方继续对非塞族人，特别是穆斯林人进行“种族清洗”、种族灭绝和恐怖活动，同时巩固对用武力夺来的领土的占领。波斯尼亚塞族部队继续肆无忌惮地违反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安全区”、禁区及禁飞区。

国际社会，特别安全理事会以及欧洲接触小组的成员没有通过根据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的授权采取强硬的执行措施，特别使用武力和空袭，有效地对这个局势作出反应。最近，波斯尼亚塞族人公然地侵犯禁飞区，他们的直升飞机几百次在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和波斯尼亚的塞

族占领区之间飞行，并且从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运输大量的武器和弹药。

虽然塞族人已经对安全理事会根据强制性的第七章所作出的决议表现出极大的蔑视，国际社会仍然沉默地站在一旁。它实际上允许塞尔维亚和黑山为所欲为。可笑的是，安全理事会在1994年9月23日通过了第943(1994)号决议，该决议部分地减轻对前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制裁，以换取它愿意在和波斯尼亚塞族占领区交界的地方安排有限数目的国际监测员。安全理事会的这个行动完全是安抚和奖励侵略者并且牺牲《联合国宪章》所载的公正和平等的原则。这向贝尔格莱德发出了十分错误的信息。它可能不但强化塞族对解决整个波斯尼亚冲突的立场，并且强化它对整个巴尔干地区的立场。有效的监测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塞尔维亚和黑山之间的边界，从而防止波斯尼亚塞族人得到武器供应可能难以实现。巴基斯坦对该决议投了反对票。

伊斯兰会议组织一直关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悲惨局势，并且对维护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及其人民的合法权利作出了重大贡献。整个伊斯兰世界向英勇的波斯尼亚人民提供了帮助他们抵抗波斯尼亚侵略者的声援和支持。我们的努力动员了国际社会，使它摆脱睡意并且面对波斯尼亚人民遭受暴虐和屠杀的现实。巴基斯坦骄傲地成为第二十一届伊斯兰外交部长会议的主席并且以这个身份主持伊斯兰会议组织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接触小组的工作。

1994年9月7日至9日在伊斯兰堡举行伊斯兰会议组织的第七届外交部长特别会议时，通过了一个宣言和一项全面的决议，强烈敦促有关各方采取一系列措施以便加强和平进程并且扭转侵略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后果。1994年9月29日在纽约召开了伊斯兰会议组织接触小组的部长级特别会议。该会议加强了对我们波斯尼亚兄弟姐妹的全面和无条件的支持。

巴基斯坦认为，塞尔维亚继续对波斯尼亚非塞族人犯下惨无人道的暴行以及国际社会令人费解地不能对其作出有效的反应使安全理事会更有必要结束对波斯尼亚的实际武器禁运并且允许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民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行使他们基本的自卫权。在

这方面,我们欢迎美国最近在安全理事会的主动行动,我们完全支持尽早通过试图取消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武器禁运的决议。

同时,安全理事会应该采取适当措施,以减缓萨拉热窝目前的人道主义灾难。它应该对任何进一步违反其决议的行动,包括对第824(1993)、第836(1993)以及第900(1994)号决议的任何违反作出有意义和有利的反应。安全理事会应该采取进一步措施以便宣布分配给穆斯林—克罗地亚联邦的整个51%的领土为“安全区”。

巴基斯坦敦促国际法庭为起诉和惩处战争罪犯立即采取措施。在这方面,我们敦促国际社会为确保法庭的有效运作,特别是在记录女证人的证词方面提供材料和财政援助。法庭还必须在萨拉热窝设立联络处,以便同波斯尼亚当局协调其工作。

我要借此机会重申,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对波斯尼亚政府特别在接受五国欧洲接触小组和平计划方面采取的有原则和大胆的和解立场深表赞赏和完全支持,该计划给国内定界造成困难的负担。巴基斯坦的完全支持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总统上个月在大会全体会议上发言时向安全理事会和大会提出的要求。

最后,让我在联合国大会讲坛上表明,波斯尼亚人民为在其斗争中实现最后胜利,没有不能作的牺牲,也没有无法克服的困难。虽然一个文明或所谓文明的世界因无所作为而显得束手无策,但巴基斯坦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民的公正、正义和有原则的斗争表示声援,并承认该国人民及其领导人的勇气、坚定不移的精神和对各项原则的承诺。我们坚定地认为,随着历史走完一个周期,在隧洞的尽头将出现光明。

阿布·奥德赫先生(约旦)(以阿拉伯语发言):大会再一次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局势进行讨论。大会这个代表国际意愿的机构再次试图集聚通过一项新决议的必要意愿,希望这样一项决议的通过将结束该共和国的悲剧,该共和国自其诞生以来一直是塞族有系统的侵略的目标,其国际社会众所周知的悲惨后果和可怕表现都证明联合国没有能力制止不正义并维护公理。

当我们谈起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悲剧时,我们谈的是悲剧的两个方面,一个是人道主义方面,另一个是政治方面。在人道主义方面,我们继续收到的各份报告都描述了特别在塞尔维亚民兵控制之下的波斯尼亚人民令人震惊的人类苦难,这些塞族民兵在巴尼亚卢卡和比耶利纳等地并通过在塞族所控制的领土进行“种族清洗”发动了恐怖主义运动。文件A/48/18所载的铲除种族歧视委员会的报告和前南斯拉夫人权状况委员会特别报告员的报告都突出阐明了塞族民兵系统和广泛违反人权和包括《日内瓦公约》及其各项《议定书》在内的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毫无疑问,此类罪行和人类悲剧的继续—尽管迄今不足以唤起欧洲的良知,也不足以使我们对这样一个事实有所警惕,即此类罪行使人们对集体安全原则感到怀疑并破坏了联合国作为人权捍卫者的信誉—应该能够使我们对这种未加制止的犯罪行为给所有和平努力构成的非常严重威胁有所警惕。

从人道观点看,我国代表团愿发表以下评论:

首先,国际社会必须承诺特别在冬季来临前加强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人道主义援助。因此必须重新开放图兹拉机场,因为该机场对依照安全理事会第770(1992)号决议分发人道主义援助至关重要。在此,我们要赞扬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联合国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保护部队所作的坚强努力。

第二,绝对必须迫使塞尔维亚方面解除其对萨拉热窝和其它城市的包围,因为这种包围构成了人类苦难的主要根源和阻碍和平努力的主要障碍。

第三,必须采取迅速和有效行动,制止“种族清洗”的政策,使由此政策产生的罪犯受到国际战争罪法庭的审判,废除基于该政策的所有结果,维护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民中所有难民和流离失所人员重返家园的权利并关闭所有集中营。

第四,应该加强国际战争罪法庭,保护其成员并迫使有关各方特别是塞族方面为其工作提供便利并与其合作。

至于悲剧的第二方面,即政治方面,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大多数决议都没有得到执行,在谋求和平解决该问题方面迄今也没有取得任何积极成果,唯一的原因是塞族方面仍享有对波斯尼亚军队的军事优势。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塞尔维亚人仍拒绝在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会议框架内认真同国际社会所作的任何和平努力打交道,并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已接受所有和平计划的情况下仍拒不接受任何此类计划——虽然这些计划都千篇一律地反映了姑息塞族侵略者,甚至屈服于塞尔维亚人以军事优势在实地强制造成既成事实的倾向。

这些和平计划中最近一份计划,即接触小组今年7月提出的计划也没有摆脱这个倾向:该计划把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全部领土的49%都给予塞尔维亚侵略者。但尽管如此,波斯尼亚接受了这项计划,而塞尔维亚人却拒绝了它。这一次,唯一新的而且相当令人鼓舞的内容是,接触小组坚持迫使塞族方面接受该计划,即暗示为使其接受该计划而采取某些措施。虽然接触小组各国或其中的某些国家似乎用来威胁塞尔维亚人的这些措施并不包括任何集体安全措施,也完全没有适用《宪章》第七章的规定,而且只不过是威胁侵略者说可能实际上会允许受害者进行自卫,但我们认为,这是该问题有关各国朝正确方面迈出的一步。

在这方面,我们要作以下评论:

首先,应该坚定地挫败塞尔维亚侵略者的野心和贪婪。这一次绝不应让他们成功地拒绝和平计划,因为他们的目的是继续讹诈国际社会,从而损害《宪章》各项原则、国际法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民和政府的权利,获取新的让步。在这方面我们必须采取的坚定立场是,西方接触小组遵守其诺言,为迫使塞族方面接受和平计划采取必要措施。

第二,代表国际社会进行活动的接触小组在设法实现这场危机的和平解决时必须按照《联合国宪章》确保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合法权利,特别是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权利。

第三,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实施的武器禁运损害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自卫权利,违反了保

障所有会员国的这项权利《宪章》第五十一条。我们在此谨回顾,实施武器禁运第713(1991)号决议之所以被接受的原因是人们期望国际社会将承担捍卫弱小一方的任务,这种期望并未成为现实,尽管《宪章》第一百零三条规定,联合国会员国根据《宪章》应当超越所有其他考虑。鉴于这一点,国际社会应当承担《宪章》第二十四条规定的责任向联合国的会员国波斯尼亚的合法权利提供必要的保护和保障。

第四,国际社会有责任支持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提出的妥协解决方法,即安全理事会事实上取消武器禁运延期6个月生效以使塞族一方有机会接受和平计划。这项建议证实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赞成政治解决方法,而不是军事解决方法。不然的话,该国政府不会如此优先重视说服塞族接受和平计划。

第五,如果同意取消武器禁运,一方面应该修改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的授权,另一方面应相应改变部署联保部队的地区,以确保其中立性并防止可能威胁其人员的任何危险。

第六,负责监督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同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之间边界的前南斯拉夫问题的国际会议特派团应该确保第943(1994)号决议得到尊重,如果塞尔维亚和黑山不遵守其自己有关严密封锁同波斯尼亚边界的决定,应立即停止执行安全理事会放松制裁的决定。

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A/49/L.14/Rev.1)是敦促国际社会以平衡和公平的方式解决这一悲惨局势的又一次努力。我们是决议草案的一个提案国,我们希望所有会员国将支持该决议草案,不经表决加以通过。借以表明国际社会决心停止针对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的侵略。

萨明先生(阿曼)(以阿拉伯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代表阿曼代表团向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博士表示衷心的感谢,他提出了有关今天审议中的议程项目39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局势的报告。

值此联合国准备纪念其五十周年时,我们仍然看到我们世界的一些地区面临着最恐怖的苦难、战争和毁灭的

形势。塞族今天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正在进行的屠杀是一场针对该共和国主权、领土完整以及该国人民的文化进行的侵略,无视迄今为止通过的无数国际决议。发生这种情况的事实,促使我们指出,尽管我们很高兴看到本组织即将迎接第五十周年,我们极为关切的是,波斯尼亚塞族人竟然被允许继续无视国际决议和侵犯国际人道主义法而逍遥法外。这种大胆的违反和蔑视使人对联合国的系统和威信产生疑问。尽管就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局势通过了60多项联合国决议,这种行径居然不受惩罚的情况确实是令人遗憾的。

当我们看到致残的人、妻离子散的家庭、流离失所的人、塞族恐怖营中的被拘留者以及集体强奸受害者的痛苦时;当我们目睹把种族清洗当作战争工具时;当我们听到所有在比哈齐、戈拉日德和图兹拉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居民的特定阶层犯下的粗暴违反人权的所有情况时,我们应受到激发,进行三思并采取共同的立场,拒绝这种违背人类最基本的价值的作法。我们应当呼吁波斯尼亚塞族领导人响应国际社会通过的决议,通过无条件接受国际接触小组提出的和平计划选择和平,我们认为这一计划是解决该问题的一个健全的基础,照顾到各方的利益,从而将恢复欧洲那一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我国代表团在安全理事会的审议中一再表示完全支持恢复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和平与稳定的所有和平努力,我们赞扬秘书长、会员国、国际接触小组和伊斯兰会议接触小组作出的努力以及联保部队和联合国人员和其他人道主义组织的人员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所发挥的作用,同时我们再次呼吁联合国把重心放在执行其各项决议上,并紧急通过一项免除安全理事会第713号决议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武器禁运的决议。

在我们质疑对一个主权的联合国会员国保持禁运是否正确的同时,我们要重申,根据《宪章》第五十一条进行自卫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正当权利。自卫的权利是一种正当、不可剥夺的权利。阿曼代表团认为《宪章》的权威应该,而且必须占主导地位,与《宪章》规定有任何矛盾就应该使违背这些规定的任何决议或决定无效,不管这些决议或决定源自何方。我们采取这样的立场是出

于对本组织信誉的关切,因为我们不想看到任何具体的决议造成可能削弱这种信誉的严重先例。

鉴于塞族继续侵略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鉴于波斯尼亚塞族继续拒绝各种和平提案,又因为实行武器禁运的安全理事会第713(1991)号决议并没有导致和平解决和通过该决议所希望实现的稳定状况,我国代表团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支持取消武器禁运的要求。因此,我国代表团支持美国最近提出的决议草案,这份决议草案现在正在安全理事会中讨论,它除其他外,要求取消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武器禁运。我们认为,这份决议草案是有节制的,非常平衡的,特别是它响应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总统在本届会议早先提出的明智要求,为这场危机找到一个和平解决的办法。

虽然我们承认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在前南斯拉夫境内,特别是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的服务和杰出的努力,但我们注意到,保护的概念和这一部队的使命是以安全理事会的决议为根据的,特别是第824(1993)和836(1993)号决议。这两项决议界定了保护的概念和性质,那就是说,保护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所有各地区,而不只是一些特定地区。

虽然同一些国家所表达的一样,我国代表团同样关注经修订后“安全区”的概念,新的定义可能影响保护其他地区的必要性;但我们愿强调一个更加严重的关注。这一关注涉及现在所谓的“被保护地区”。这可能造成零星分散的保护点,使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的合法性和主权受到影响。

因此,我们同其他国家一起,要求一律保护所有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领土,扩大联保部队的职权,使其不再仅限于自卫。这一职权应该包括向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提供必要的援助,使它能够保护本国人民,有效抵御任何攻击或侵略者犯下的罪行。

关于联保部队的情况,如果安全理事会决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和联邦不受第713(1991)号决议所实施的武器禁运的限制,我国政府的意见是,联保部队不仅应该继续存在,而且确实应该增加人员,因为这将增加找

到和平解决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冲突的机会。如有任何部队派遣国决定从联保部队撤回军队,那就会向各方发出错误的信息,削弱旨在找到和平解决办法的国际协同立场。

大会第827(1993)号决议设立了起诉应对1991年以来前南斯拉夫境内所犯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的国际法庭。虽然该法庭的工作相当缓慢,但我国代表团仍支持法庭的活动,希望这些活动能向国际社会表明,那些对人类犯下可怕罪行,藐视国际法、公约和准则的人,不论在那里,都不会不受到惩罚。我国代表团支持该法庭和安理会决定任命戈德斯通法官为检察官。事实上,这一法庭的存在本身就应该是对于任何以为可以犯下这种罪行而不受惩罚的人的一种威慑。

最后,我国代表团从支持国际社会的立场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民正当权利的立场出发,已第二次提出一份决议草案。这份决议草案现在已摆在大会面前。我们认为,该草案中含有积极的内容。

杰兰迪先生(突尼斯)(以法语发言):请允许我再次对出色地主持大会工作的主席表示祝贺。

自从大会开始审议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悲剧以来,许多国家代表团,包括我国代表团,来到本讲坛或到安理会或其他各种国际和区域论坛一起呼吁国际社会采取果断而有力的行动,反击对本组织一个会员国的侵略。发出一次又一次的呼吁,通过一项又一项的决议,现在最后通牒已失去其意义和效力。本组织的信誉及其以适当方式对侵略作出反应的能力已被塞族所践踏。这就是三年有计划的侵略后今天的局势。

施压、谴责、警告、制裁和孤立都没有成功地说服塞族结束其屠杀活动和不断的违背诺言

我国代表团已几次提醒本组织警惕对制止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局势的恶化缺乏意志和果断措施的严重影响和后果。每次我们都强调指出,不彻底的折中办法,对塞族是没有任何作用的。他们已选择了“种族清洗”的可憎道路,以消灭一个文明国家以及本组织一个会员国及其全体人民。

因此,我们呼吁采取紧急措施,以确保全面执行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议。其中许多决议是根据第七章通过的,主要包括要求利用一切必要手段,包括军事手段,以保护“安全区”的安全理事会第824(1993)和第836(1993)号决议。

《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是国际社会可以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抵制这一对本组织一个会员国的悍然侵略,确保对国际行为准则的尊重,为受害者伸张正义并将被用武力夺取的土地归还给其合法的主人。

迄今没有真正采取任何行动。而且我们很遗憾地看到,本组织已陷入了其本身的缄默造成的陷阱。结果,如果我们不谨慎,侵略就会成为一种不足为奇的现象。而且,当一系列恐怖继续无情地蹂躏多民族、多种族和多宗教的国家时,我们只会无所作为和无可奈何地袖手旁观。

塞族的战争机器正无情地沿着死亡和毁灭的道路向前推进。屠杀和“种族清洗”越来越残忍。“安全区”不断遭到侵犯。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人员遭到袭击。人道主义车队被阻挠。最后,显然由于塞族的不断违抗和顽固不化,国际社会为通过接触小组的计划寻求可接受的解决办法而进行的整个努力注定将归于失败。

我们仍然认为,如果当初国际社会、安全理事会、各区域机构和各国政府以必要的决心和承诺及时采取行动,这些疯狂行为本来是可以防止的。

虽然我国代表团尊重并赞赏本组织和某些会员国为推动和平解决这一悲剧屡次采取主动行动的真正价值,但我们认为,耐心的美德——对这一悲剧已表现出太多的耐心不应免除本组织,尤其是安全理事会对维护和保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

我们认为,本组织不应对援助行动和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感到自豪,除非在进行此类行动的同时,采取重大而有效的措施,改变塞族的扩张主义阴谋,保障本组织一个会员国的生存和安全并确保其领土完整。

副主席伊德里斯先生(苏丹)主持会议。

使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能够充分行使其《宪章》第五十一条规定的权利,自己采取行动为其自身的生存而

战斗的时候到了。我们继续阻止波斯尼亚人作为一个国家和有主权的人民获得保护自己的手段,这种政策还能维持多久?一国人民被解除武装,同时又因为国际上无所行动而得不到保护,这种做法是不能接受的,在道义上应受到指责。

在这方面,我们支持美国采取主动,将这一事项提交安全理事会。既然似乎已不可能遏制塞族并迫使他们履行其承诺,美国的做法是对第713(1991)号决议进行审查,以恢复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自卫权的唯一途径。我们相信这一次坚定的决心将占上风,国际社会全体成员将采取一致行动,以使侵略可以得到制止,合法权利可以得到恢复,这关系到本组织的信誉和我们确保其《宪章》得到尊重的能力。

赛义杜先生(尼日尔)(以法语发言):尼日尔代表团在10月11日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言时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局势表示深切关注。今天关于议程项目39的辩论,使我们有机会重申尼日尔关于对联合国一个会员国—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这一受害者进行的侵略的立场,并再次表明,国际社会迄今所作的努力遗憾地未能制止这一侵略。

尼日尔极其重视尊重本组织《宪章》所载的宗旨和原则,尤其是关于尊重人的尊严和尊重各国独立、领土完整和主权的宗旨和原则。因此,我国无法赞同塞族自从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发动霸权战争以来,违反这些基本原则的行为而不受到惩罚。他们在推行其占领和“种族清洗”的战略时,采用了受到国际社会谴责的一切手段。世人原来以为这些手段已被抛进历史的垃圾堆。

尼日尔关切的是,在本组织成立五十周年前夕,一国人民可以被屠杀并被剥夺其权利,得不到任何适当的国际保护,并且在令人遗憾地没有提供保护的情况下,也不给他们一个行使其固有的自卫权的机会,虽然这项权利是《联合国宪章》所载明的。

去年,大会第48/88号决议敦促安全理事会依照《宪章》第二十四条,确保恢复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政治独立、领土完整和统一。

但是真实情况是,至今为止安理会的决议和接触小组的许多倡议都未能制止塞族对平民的屠杀和对萨拉热窝的围攻,也未能确保对所谓安全区的尊重,尽管安全区是安全理事会自己建立的。安全理事会却在第943(1994)号决议中决定放松对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的制裁,似乎是奖赏塞族的不妥协态度。

我国代表团认为,仓促作出的这项决定—当时的局势无论如何不能证明仓促作出这一决定是有正当理由的—将无助于为建立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公正和持久的和平打下基础。我们认为,只有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接受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和该地区所有其他国家的国际公认的边界,这项决定才会有价值。

我国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政府采取的立场,它向塞族一方发出了明确和坚定的信息。尼日尔再次欢迎阿利雅·伊泽特贝戈维奇总统始终表现出的政治勇气和远见,并支持他于今年9月29日在这里提出的建议,即在法律上解除安全理事会第713(1991)号决议规定的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政府实行的武器禁运。波斯尼亚政府决定的这一行动方针远远不是出于绝望而作出的选择,而是一项公平的妥协,目的在于最终确保使受害者维护其领土完整和主权的合法权利得到承认。因此,这一行动方针应该得到我们所有人的支持。

最后,我谨以尼日尔代表团的名义指出,象我国这样的国家只能在尊重国际法原则和有效执行联合国决议,特别是根据《宪章》第七章所通过的决议的基础上才能确保国家的安全。因此对我们来说,波斯尼亚的悲惨经历是一个令人不安和忧虑的先例。

这个先例似乎认同强权甚过公理的规则,我们再也不能容忍这种先例。我国代表团希望大会将通过对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提供强大的支持来清楚表明,它决心履行《宪章》赋予它的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职责。

斯努西先生(摩洛哥)(以法语发言):我们今天再次举行会议审议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穆斯林人民仍然承受的悲惨局势。自武装冲突在波斯尼亚爆发以来,那里局势只是恶化了,人的痛苦和生命损失不断增加,尽管国际

社会作出了各种努力,尽管安全理事会这个负责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联合国主要机构采取了许多和各种措施。

安全理事会有关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悲惨局势的许多决议——其中一些决议是根据《宪章》第七章通过的——以及许多主席声明既未能成功地劝阻塞族对波斯尼亚平民的屠杀,也未能说服他们听取理智和明智的声音。

国际社会为维护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领土完整、主权和独立所作的所有努力没有取得任何结果,因为塞族坚持不妥协态度,并执意推行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侵略,这显然严重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而且公然违背了国际法基本原则。的确,塞族无视安全理事会的所有决议和决定,蔑视整个国际社会,他们冷酷残暴地推行占领、“种族清洗”和驱逐穆斯林的政策。电视和报刊日复一日地不断让我们有理由感到内疚,它们经常生动地报道这些勇敢的人民继续遭受屠杀。

自这场悲剧开始以来,我国政府不断在联合国每个机构呼吁充分承认有必要使这个手无寸铁的民族能够使用必要的手段来确保他们的自卫并恢复其领土完整和主权。为了表示对兄弟的波斯尼亚人民的声援,摩洛哥一贯主张解除对该国的禁运。应该记住,它是联合国的一个正式成员。

的确,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议已承认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是塞族侵略的受害者,安全理事会未能制止这场侵略,尽管它采取了许多措施。因此有必要对这些措施加以补充,准许该国获得确保自卫的手段,并将它排除在第713(1991)号决议的范围之外。该项决议规定对前南斯拉夫全境实行武器禁运,以避免任何曲解。

解除武器禁运应被设想为对安全理事会已经采取的措施和联合国保护部队非常有效和勇敢行动的补充。这可以成为恢复使谈判取得成功所必需的平衡的手段,以确保公正持久地解决冲突,维护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领土完整、独立和主权。

国际社会不能让侵略得到奖赏,让既成事实合法化。在这方面,9月23日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通过的安全理事会第943(1994)号决议规定在最初100天暂停对南

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实行的一些制裁,并非每个人都如释重负地欢迎这项决议,因为许多人认为这是仓促给予侵略者的奖赏。更好的办法是当和平进程出现真正的进展后放松对塞族实行的禁运。

不能无限期地阻止波斯尼亚政府获取必要的手段来维护领土完整并确保对其独立的尊重,或者甚至阻止它寻求它为此目的需要的援助。国际社会未能成功地帮助波斯尼亚政府实现这项目标,尽管该政府在这场冲突期间始终表现出合作与灵活态度。在此情况下,国际社会就应该准许波斯尼亚政府获得确保其平民的安全并收复领土的手段。

摩洛哥坚决支持摆在我们面前的有关解除禁运的决议草案。两年半来,我们一直要求国际社会采取这项措施。我们希望,仍然犹豫不决的国家将表现出灵活态度,从而使我们能够结束强加于波斯尼亚政府的这种不公正做法。毫无疑问,这会有助于威慑塞族,并使他们明白事理,接受接触小组提出的计划。波斯尼亚政府已经接受了该项计划。

此外,自卫权载于《宪章》第五十一条中,该条指出:

“联合国任何会员国受武力攻击时...本宪章不得禁止行使单独或集体自卫之自然权利”。

我国代表团愿对秘书长、国际会议两位共同主席和接触小组所作的不懈努力表示赞赏。我们还要向联合国保护部队勇敢的男男女女以及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和其他一直帮助应付这场灾难的人道主义组织的人员表示衷心敬意。

库拉先生(阿尔巴尼亚)(以法语发言):我首先要强调,国际社会从未怀疑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冲突的起源或我们必须加快共同努力以找到解决办法。冲突涉及到应用或不应用基本准则和原则的问题。这些问题对前南斯拉夫危机的其他因素都有影响。

然而,除巨大的人的损失以及无法估计的物质破坏造成的痛苦之外,我们最大关切就是这一冲突涉及到违反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基础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是《宪章》和

《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的基础。如果我们由于缺乏决心或无能而让这种情况成为既定事实,我们将显然为巴尔干地区及其他地区创下一种十分危险的先例,从而使事件转向错误的方向。

尽管谈论很多,有很多决定,宣言和决议,以及各种已拟订、但从未执行的和平计划,正如最近事件所表明的那样,国际社会却再一次面临失败。该局势显然受到寻求解决办法的努力背后缺少政治意志、不同观点和没有采取迅速和坚定行动来执行已决定的措施等情况的影响,这些因素鼓励了侵略成性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大家还清楚地看到,有关对前南斯拉夫武器禁运的态度只是有损于冲突的受害者波斯尼亚人。我们欢迎美国把一项有关取消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武器禁运的决议草案提交安全理事会的主动行动,我们敦促安理会认真审议该问题。

塞族方面拒绝与国际社会合作,其不妥协立场及拒绝每项和平计划和所有决定与决议的做法,致使国际社会以前曾考虑根据《宪章》采取适当措施。我们最近看到多次侵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领空、安全区和萨拉热窝周围禁区的情况。总之,他们把国际社会引入死胡同,以及连续违反有关国际关系的所有准则,这要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不仅仅进行零星的空袭,这实际上只是警告而非惩罚侵略者。

塞族的拒绝还导致接触小组寻求解决危机的努力失败。十分明显的是,没有国际社会的决心,没有深入的外交努力和其他有关手段的结合,和平的前景甚至更加遥远。

然而,有一件根本的事情要做——即执行已经决定的措施。这是我们应与那些否认国际法基本原则和任意攫取权利决定他人命运的人交往的唯一方法。这必须是向侵略者发出的信息;这是伸张正义和实现解决的唯一方法。

阿尔巴尼亚无条件地支持成立起诉对在前南斯拉夫所犯战争行为负责者的国际法庭,并呼吁立即执行其任务。绝对必要的是一个单独地把对“种族清洗”和在前南斯拉夫领土上犯下的其他可怕罪行负有责任者绳之以法并予以适当惩罚。这将阐明国际社会不容忍“种族清洗”或其他危害人类罪的决心。

当塞尔维亚和黑山未能满足甚至讨论取消禁运的基本条件时通过安全理事会有关放宽对其制裁的第943(1994)号决议,是对米洛塞维茨政权的让步,使人们怀疑任何解决南斯拉夫危机和在整个地区建立持久和平的可能性。我们希望,这一行动并非不成熟,并将取得预期的结果。然而,贝尔格莱德政权十分清楚它作为唯一对侵略、其引发和推动负有责任的一方必须采取何种措施来给其人民带来繁荣并返回国际大家庭。显然,除非它放弃执行塞尔维亚科学院的备忘录,承认国际公认的边界内前南斯拉夫各共和国并尊重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民的意志,我们不应考虑取消制裁制度或使塞尔维亚和黑山返回国际大家庭。

广为人知和普遍接受的一点是,预防胜于医治。预防也更容易——这关系到本组织面临的最紧迫问题之一——和花费更少。

在这方面,我要指出,在科索沃有两百多万阿尔巴尼亚裔人民,该地区正日益受到冲突爆发的威胁。必须采取措施在那里确立适当的国际存在,以便防止发生更大的悲剧。必须承认自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特派团被驱逐以来,未采取任何行动使之返回——这是国际社会一直赞成的行动——也未在改善科索沃局势方面取得任何进展。相反,根据欧安会三人小组访问科索沃之后提出的报告,那里的局势令人震惊,塞尔维亚人的暴力和镇压自1993年8月以来有所加剧。

我们坚信,联合国有能力在科索沃采取预防性措施,以避免一场冲突。必须立即在科索沃采取未能在前南斯拉夫其他地区采取的行动,这一行动必须是有效的。

最后,我要表示我国代表团充分支持该决议草案,我们希望它将以绝大多数票获得通过。

安德列耶夫先生(保加利亚)(以英语发言):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战争是当今最为严重的冲突之一,它因此是在二十世纪末对联合国的挑战。对作为这一动乱地区的一个邻国的我国来说至关重要意义的是,在相互能够接受的一致基础上迅速寻求一项持久和公正解决方法,而不对该地区未来产生任何消极后果。

显然,为实现这一目标,必须采取果断步骤以结束这场战争。冲突各方为此都应作出必要的妥协。应毫不拖延地停止敌对行动,因为在这一前提条件不存在的情况下很难想象任何富有成效的政治决定会得到执行。保加利亚将继续支持国际社会在此方面的努力。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战争揭示了许多重要和复杂问题,我们认为,这些问题的解决对联合国处理未来可能出现的类似局势——尽管这不是人们所希望的一的方法产生影响。

第一,我们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一直目睹“种族清洗”这种可憎的做法。保加利亚认为这种做法是不能接受的,并认为它将开创一个带有无法预见的后果的先例。这不仅对在前南斯拉夫领土上崛起的新兴国家是这样,而且对整个巴尔干地区也是如此。如果国际社会对这一进程不作出任何反应,这等于默认既成事实的政策。这也意味着姑息以军事力量获取新的领土的做法。保加利亚根本不赞成这种做法。

第二,我们认为冲突地区的所有邻国的行为都应有助于冲突获得解决。根据我们的历史经验,我们呼吁所有巴尔干国家不以军事力量参与前南斯拉夫境内的任何敌对行动。我们甚至进一步宣布,我们将不介入前南斯拉夫领土上的任何军事活动,不论是直接或间接的,或者甚至在联合国主持下所进行的。我请大会放心,这并不是由于本组织所作的努力缺乏足够支持。决定我刚刚阐述的立场的是我们对该地区历史的了解和我们和平进程作出贡献的愿望。因此,我们也曾指出,我们反对在该地区形成任何形式的轴心,因为我们认为这是过去的一种做法。

第三,我们对这场冲突可能波及该地区其他地方或国家,尤其是东南部表示关注。那里的和平十分脆弱,因此我们充分支持使用预防性外交的各种手段。所以我们将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在马其顿的存在视为一个良好的范例,因为它是一种稳定因素,有助于使冲突局部化并防止其可能的扩大。

铭记我国支持旨在为冲突寻找解决方法的一切国际努力的原则立场,保加利亚对本组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组织)、欧洲联盟、美利坚合众国与俄罗斯联邦之

间为此进行的合作表示欢迎。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清楚的信号,即当国际社会采取积极和协调步骤时,彼此都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法是能够找到的。

《华盛顿协议》的签署是解决冲突的积极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行动。我们希望将克服各种困难完成该进程。

按照这些想法,我们赞成维持和平部队在联合国支持下发挥的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在决定联保部队的组成问题时,我们应根据安理会第900(1994)号决议考虑增加其人员的必要性以及该地区未来稳定的前景等问题。我们必须避免造成一种有助于增加猜疑和相互要求的环境,因为它会导致新的“冷”或“热”冲突。

保加利亚宣布支持接触小组和平计划。我们认为该计划是为寻求冲突获得和平解决作出让步的一个良好基础。波斯尼亚塞族拒绝接受该计划可能成为在该地区实现和平的障碍,并且我们认为他们的领导人必须在此方面负重大责任。我们再次要求他们接受接触小组的各项建议,因为这些建议将开辟在该地区恢复合作的前景并将有助于巴尔干各国逐步加入欧洲一体化进程和结构。

同时,保加利亚继续希望,接触小组成员,尤其是安全理事会各常任理事国将认真权衡解除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政府的武器禁运的利弊。新武器的流入可能导致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敌对行动升级以及可能波及邻近领土。

由于接触小组各成员之间的良好合作,我们最近注意到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冲突的立场中的一些令人鼓舞的因素。在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边境和波斯尼亚塞族人控制下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领土上部署国际观察员使得部分地解除制裁成为可能。这被看作是朝着全面解除制裁迈出的一个积极步骤,这种制裁对我国经济造成了如此沉重的负担。

最后,我谨再次指出,保加利亚愿意为国际社会在寻求持久和平解决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冲突的进程中所作的努力作出贡献。

科万达先生(捷克共和国)(以英语发言):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事态发展从战争一开始就给捷克共和国造成极大痛苦。瓦茨拉夫·哈维尔总统和约瑟夫·齐伦涅茨外交部长在大会堂和安全理事会所作的无数发言中一再表达了捷克人民的感情。这种感情还在捷克共和国向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提供近一千名人员及其长期以来一直愿意将一支部队调至波斯尼亚战区中得到表达。更加明显的也许还是捷克公民们作出的私人努力,他们曾向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民运送了一车又一车的救济物资。

因此,没有人能够怀疑使捷克共和国作出这些政策决定的动机。我们坚定不移地支持该共和国的统一和领土完整。我们欢迎成立联邦。我们大声疾呼反对“种族清洗”的做法。捷克当局自始至终一直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领导层保持高层次的接触。

自从我们一年前在该讲坛发言以来,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境内出现的一些积极事态发展使我们感到鼓舞。该国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地区之间建立并逐步得到巩固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联邦具有深远的意义。在军事方面,它已经导致自相残杀的战斗结束。在人道主义方面,它已经改善了数千人的状况,这些人一年之前还陷于莫斯塔尔及其他地方的绝望之中。在政治方面,它表明,不同种族集团共存的原则甚至在这种极为严酷和困难的环境中仍然具有活力。

该联邦仍然对该共和国塞族控制的地区敞开大门,但已经产生了更大的孤立这些地区的作用。这些地区自封的领导人再也不能利用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人之间的分歧了。

但是,在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接受了接触小组的计划并关闭其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边界时,更进一步加深了对波斯尼亚塞族的孤立。正是在继续实行和加强对波斯尼亚塞族的孤立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最好的出路。因此,捷克共和国今年9月不仅支持了再一次用同今天决议草案相同的语言谴责“种族清洗”和相关现象的安全理事会第941(1994)号决议,而且成了安全理事会第942(1994)号决议的共同提案国,该决议加强了对波斯尼亚塞族的制裁。安全理事会将在

三天后接到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会议(前南问题国际会议)联合主席又一份关于边界监测过程结果的证明。迄今,我们没有听说任何实质性的内容,会使人们对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关闭边界的严肃性产生疑问。但让我重申孤立波斯尼亚塞族本身并不是一个目的。相反,这是一种旨在迫使塞族接受接触小组或关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领土安排的行动。

六周前在讨论我们提及的决议期间,我们提出了我国外交部长在今年一般性辩论中重申的一点:接下来解决前南斯拉夫局势的最有益的步骤之一是该地区那几个国家在其得到国际承认的边界内互相承认。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封锁其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边界的一个副作用是等于至少在事实上承认了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共同边界。当然,接下来应毫不迟疑地在法律上予以承认。

迄今我所说的观点表明我国代表团对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所涉及问题的巨大同情。但是,即使我们同意决议草案中其他许多段落中的每一段,我们仍然难以接受执行部分第22段。这些困难是程序性、技术性的和实质性的。

首先,关于程序性困难,安全理事会也将讨论一项关于解除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武器禁运的决议草案。讨论将是非常认真的,我不想预测其结果。然而,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成员国,捷克共和国不希望因为在大会对一项要求安全理事会达成一项具体结果的决议草案投赞成票而在这一讨论之前使自己受到约束,即使仅仅在道义方面。

第二,存在着一个技术性困难。捷克共和国认为安全理事会做出一项具有约束力的决定以便在将来某一特定时候采取一项具体措施是没有益处的。我们最近在辩论继续对伊拉克实行制裁的时候提出了这一观点。当时,我们也认为安理会做出一项具有约束力的决定对六个月后将要采取的一项具体行动方针附加任何条件是不明智的。我们当时认为不明智,而现在还是认为不明智。

第三,关于实质性困难——我们认为这是最重要的——我国政府认为解除武器禁运不会改善总的局势。不能孤立地看待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这种局势。我们认为该地区总的局势将会恶化。我们担心战争将在波斯

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全境升级,将会席卷联合国在克罗地亚的许多保护区,危害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并阻碍人道主义援助。

出于所有这些原因,我国代表团将在决议草案的表决中投弃权票。

达赫尔先生(孟加拉国)(以英语发言):孟加拉国关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局势的立场是一致和明确的。我们深深致力于加强为实现谈判解决所做出的一切努力,以便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全境恢复和平并维护其在国际承认的边界内包括所有被占领地区的领土统一和完整。

我们不能不大力强调所涉及的不仅仅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命运,而且也是本组织弱小会员国的命运。在这方面,争论的是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在维护《宪章》不可改变的原则——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国一个主权会员国的主权、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特别是不允许通过使用武力来夺取领土的原则——方面的信誉。对人权的尊重和边界的神圣不可侵犯性也是这些原则和寻求任何持久政治解决方案的组成要素。不言而喻,孟加拉国完全重申《联合国宪章》规定的权利,特别是使用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目前情况的《宪章》第五十一条规定的自卫的固有权利。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目前局势仍然引起了人们的深为关切,特别是在其过去的历史之后不断发生的无端的武装敌对行动、狂轰滥炸的行为和使用毒气、通过围困来扼杀主要城市、安全区和禁区以及等于种族灭绝的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任何人都不怀疑其目的正是为了有计划地肢解联合国一个主权、独立的会员国。

我们欢迎安全理事会和接触小组做出努力,以便为在困难情况下的和平解决方案包括停火安排和威慑性措施打下基础。但是,我们不能不认识到对正在演变的局势做出的反应常常是太少、太晚。其特点是犹疑不决、事后的合理化、逐个的和特别的反应、缺少期望和缺少政治意愿来执行所做出决定。这种方法绝不可能阻拦反而实际上鼓励了塞族继续侵犯领土、精心策划骗局并忽视达成的协议。违反停火的行为、无端袭击联合国保护部队

(联保部队)人员和加强对萨拉热窝的围困还在继续。强制实施全面停止敌对活动和将安全区扩大到整个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目的还远未实现。人们继续遭受着史无前例的人类苦难和痛苦,有数以千计的人成为难民和流离失所者。

大会通过其各项决议,寻求作为人类的良知,来找到补救的解决办法。在大会制定的尺度和安理会采取的行动之间继续存在着很大差别。安全理事会必须在所有方面以一致和协调的方式采取有的放矢的补救行动,无论这种行动是政治、军事、法律、经济还是人道主义的措施。

正是在这个前提下,孟加拉国想强调一些它认为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是不可缺少的因素。

首先,我们大家一再重申,必须维护和保护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必须把所有由塞族控制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地区重新并入该国其他部分。把被占领的地区并入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任何形式的控制或行政系统之下,从而助长事实上的占领的努力是非法的,对此必须加以反对。同样,在压力之下采取的所有行动和发表的所有声明,特别是关于财产和土地所有权的行动和声明,都是无效的。

第二,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必须积极地通过公开的赔偿行动来表明其诚意。它必须通过准备采取下列行动来落实其关于支持接触小组和平提议的声明: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相互承认;遵守安全理事会的各项有关决议,包括停止向波斯尼亚塞族人提供任何军事或后勤支持;尊重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领土完整;停止并逆转把被占领地区并入其本国管辖范围的努力。如果不遵守这些根本性的措施,就必须立即取消暂停对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制裁的措施。

第三,孟加拉国一贯强烈支持根据《宪章》第五十一条为所有国家规定的保证,取消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武器禁运。在这方面,我们欢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主动提出折中的提议,寻求从法律上取消武器禁运,并把有效的适用日期推延六个月。我们经过深思熟虑之后认为,如果不对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和波斯尼亚塞族人

部队施加压力,朝着和平解决的方向取得进展将仍然只不过是虔诚的愿望。

第四,我们强烈支持保护并扩大无重武器区,以便能够把整个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宣布为安全区。

第五,我们认为,必须加强联保部队,不仅是增加其人数,而且还必须加强其具体授权,以便遏止侵略、保护无重武器区,并防止沿着与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之间的边界非法获得货物和禁运物资。必须允许联合国和联保部队人员不受妨碍地进入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所有地区,特别是为核实和制止正在继续的“种族清洗”和持续的恐怖运动进入这些地区。

第六,在人道主义方面,必须进行所有的努力,以促进人道主义援助的不受妨碍地流通,特别是在安全区的流通,并采取恢复、复兴和重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措施。必须立即采取步骤来开放图兹拉机场。必须解散塞族人建立的拘留营和集中营,并允许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人道主义机构自由地进入这些营地来检查所有囚禁在那里的人的生活状况。必须保证使所有难民和流离失所的人有权自愿地在安全和体面的条件下返回其家园。

最后,孟加拉国欢迎建立国际法庭,以便对在前南斯拉夫领土上犯下的战争罪行进行起诉。我们还完全支持呼吁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在国际法院发出命令之后在其权限所及范围内采取所有措施来防止种族灭绝罪行。

国际社会的首要目标是协助各方通过谈判达成可为各方接受的解决办法。鉴于波斯尼亚塞族人和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长期以来的口是心非和朝三暮四,我们认为,必须保持并加紧施加压力。如果不向前取得进展,就必须采取步骤来加强制裁、加强和扩大无重武器区,以及取消武器禁运。

孟加拉国充分支持决议草案A/49/L.14/Rev.1,并高兴地作为其共同提案国之一。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们已经听取了关于这个项目的辩论中的最后一个发言人的发言。

我们现在开始审议决议草案A/49/L.14/Rev.1。

我谨宣布,下列国家成为该决议草案的提案国:安提瓜和巴布达、厄立特里亚、吉尔吉斯斯坦、马里和也门。

一些代表希望在表决前发言解释其投票。我提醒各代表团,解释投票的发言不得超过十分钟,各代表团应在其席位上发言。

西多罗夫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俄罗斯联邦代表团不能支持关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局势的决议草案A/49/L.14/Rev.1,因为该文件是片面的和有失偏颇,没有充分反映局势的复杂性。

我们关于该决议草案的辩论是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局势再次充满危险,政府军加紧采取大规模暴力行动的背景下举行。应该指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国内的那些部队在比哈奇地区犯下的罪行是对安全理事会在第913(1994)号决议中所作各项决定的公开挑战,该决议第4段呼吁:

“停止无论何方在各安全区内及其周围地区进行的任何挑衅行动”。

我们不得不对这些区域的平民大规模外逃的现象表示关注,并无法忽视,由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不断违反非军事化区制度,萨拉热窝市内和周围地区的局势正日益恶化。完全有理由感到担心,假如这种危险的趋势得不到阻止,就会不可避免地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爆发一场大规模的内战,从而使和平解决的所有希望成为泡影。

由于存在着这种威胁,决议草案应要求波斯尼亚所有各方都停止任何军事行动。正是由于没有这一条才需要我们进行反思,而去年的决议中是包括了这一条款的。

决议不但没有包括这样的条款,而如同往常一样把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局势完全归罪于波斯尼亚塞族人。当然,我们并不是在开脱波斯尼亚塞族方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的危险事态发展所负的责任,也不是在无视他们拒不接受接触小组建议中所载的领土解决办法的地图的这种态度。但是,我们也不能对下列事实熟视无睹,即完全有理由对波斯尼亚其他各方提出严肃的指控,不仅是因为他们采取了我已经提到的种种挑衅性和侵略性行动,而且是因为他们明目张胆地违反人权并骚扰少数民族,这些都使我们很容易想起受到国际社会谴责的“种族清洗”的做法。

决议草案忽视了受到国际社会,首先是在安全理事会的决议中承认的在解决南斯拉夫问题的进程中所出现的新的现实,这一事实是令人震惊的。当然我们想到的是贝尔格莱德关闭其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边界。顺便要提到的是,在以有效而可控制的方式实施这一决议草案方面,我们不得不对决议草案第15段的内容感到惊讶,这一段涉及所谓旨在“被占领领土”同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行政和其他体系“实现统一”的种种行动。决议草案的若干条款总的来说与本议程项目的主题无关。例如,第12段提出了属于另一国国内管辖权的一些问题,因此不适宜在联合国进行审议。另外使人感到迷惑不解的是在用词方面把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局势形容为“侵略”并把波斯尼亚塞族控制的地区说成是“被占领领土”。

至于解除向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武器供应禁运,我要强调指出,俄罗斯完全赞同1994年7月30日接触小组成员国外交部长发表的日内瓦公报,认为这是一个极不可取的步骤。如果在这个时候实施这项举措,就会对政治解决、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以及继续向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产生极为不利的后果。

根据我刚才所说的意见,俄罗斯代表团将不参加对整个决议草案进行的表决;如果将草案中若干段落特别是第12、15、22和23分别付诸表决,我国代表团将对它们全部投反对票。

在结束发言的时候,请允许我回顾,从前南斯拉夫危机开始以来,俄罗斯就在国际社会旨在促进政治解决波斯尼亚冲突的努力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仍然认为联合国的步骤必须为支持接触小组的和平努力,使各方接受小组的各项建议。我们继续相信,这些建议和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一道构成按照正义、公平和所有各方权利平等的各项原则实现稳定的和平解决办法的现实基础。

蒙贝先生(贝宁)(以法语发言):贝宁及其代表团毫无保留地谴责世界任何地区的野蛮行径和任何违反人权的行为;这些行径和违反人权的行为在过去三年期间每大都在影响着波斯尼亚人民。“种族清洗”是任何负责的政府都不能容忍的丑恶的行为。贝宁谋求的是立即实现持久和平,而不是一种建立在墓地上的和平。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接触小组制定并受到国际社会一致支持的和平计划表示欢迎。我国代表团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接受这一计划的崇高而大胆的决定表示欢迎,因为这一决定是不但在这个受尽折磨的国家而且也在整个巴尔干地区恢复和平与安全的重要基础。我国代表团对波斯尼亚塞族人拒不接受和平计划的态度感到难以理解并谴责这一态度,这一态度起码是危险的。如果波斯尼亚塞族人坚持这种怒气冲冲的顽固态度,他们怎么能够和其他有关各方一起进行政治谈判呢?贝宁感到放心的是得悉贝尔格莱德当局决定接受和平计划并关闭该国边界以期遵守安全理事会第713(1991)号决议所决定实行的武器禁运。

《宪章》规定联合国的任务是促进和平,而不是将所有各方聚集一起而鼓动他们进行战争。因此,我国代表团虽然大体上支持决议草案A/49/L.14/Rev.1的条款,但我们不能支持第22段所载的意见及鼓励

“安全理事会适当充分考虑不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和联邦政府运送武器和军事设备禁运”

我国代表团促请各提案国考虑该段所有后果。执行这一段将造成流进更多的武器这种危险的情况并使巴尔干地区再一次成为可怕的火药筒。如果象我刚才提到的那段所暗示的那样,武器自由地流入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那么在该国境内的联合国保护部队的人员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命运呢?

该国的局势仍然具有爆炸性。自从安全理事会通过第713(1991)号决议以来,情况没有发生什么变化。这些新成立的国家的人民正在受苦受难,而如果迄今还没有充分恢复其信誉的大会执意按照决议草案解除武器禁运,他们将会遭受更大的苦难。我们不要看不清现实。我们必须头脑冷静,只能考虑如何协助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人民摆脱战争的折磨、恐怖和种种罪行之害。

贝宁重申其外交和合作部长9月30日在这个大会堂已经表达的立场,即面对波斯尼亚塞族人的顽固态度,国际社会必须保证保护和捍卫波斯尼亚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使敌对状态升级或授权重新进行武装当然不能实现此日的。

贝宁重申支持设立一个国际法庭,以便审判那些犯有与“种族清洗”的做法有关和其他大规模侵犯人权的罪行的人。

总之,我国支持和平解决这场旷日持久的冲突。因此,不难理解贝宁代表团为什么必须对决议草案A/49/L.14/Rev.1投弃权票。

卡斯加尔德先生(加拿大)(以英语发言):加拿大对波斯尼亚人民的苦难极为关切以及我们对和平解决冲突的承诺是众所周知的。虽然我们支持该决议草案所表达的大部分看法,加拿大无法对要求取消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的武器禁运的决议草案投赞成票。我们和波斯尼亚一样希望迅速地解决这个冲突。但是我们必须指出持久和和平地结束冲突的最佳希望仍然是接触小组的和平计划。保持现状不是可接受的办法。

最近的积极步骤使我们受到鼓舞,包括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决定关闭与波斯尼亚塞族人接壤的边界并且允许对这个决定进行监测。我们必须给制裁和其他非暴力措施更多的时间,以便使波斯尼亚塞族人信服,接受接触小组的计划符合他们的最佳利益。

安全理事会在1991年决定对前南斯拉夫的一切领土实行武器禁运,因为它认为减少武器供应有助于降低敌对状态的水平并且可以谋求和平的解决办法。这个分析在今天仍然象当时一样有效。允许更多的重型武器进入波斯尼亚会造成更多的生命损失。这会使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无法向波斯尼亚绝望的人民输送人道主义援助,并且会迫使象加拿大这样的国家撤出他们的部队。

加拿大仍然坚定地致力于帮助波斯尼亚人民和平解决这个冲突,但是我们不能支持会导致战斗和生命损失增加的任何决议草案。出于这些理由,加拿大不能支持这个决议草案,将对它投弃权票。

拉普肖诺克先生(白俄罗斯)(以俄语发言):白俄罗斯共和国十分关切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最近的复杂局

势。但是,我们的基本前提是,军事措施将无助于稳定巴尔干半岛各国的局势并且会造成无法预见的后果。

在这方面,我们不能支持取消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武器禁运的建议,因为这种步骤会导致敌对状态的进一步升级,威胁整个谈判进程并且造成使冲突可以扩散到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边界以外的条件。如果可能,我们希望政治解决该冲突。

考虑到所有这些情况,我国代表团将投弃权票。

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现在将开始表决程序。

我将决议草案 A/49/L.14/Rev.1 付诸表决。

要求进行记录表决。

进行了记录表决。

赞成: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安提瓜和巴布达、奥地利、阿塞拜疆、巴哈马、巴林、孟加拉国、巴巴多斯、不丹、玻利维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博茨瓦纳、文莱达鲁萨兰国、布基纳法索、柬埔寨、佛得角、智利、哥伦比亚、科摩罗、哥斯达黎加、克罗地亚、吉布提、厄瓜多尔、埃及、萨尔瓦多、厄立特里亚、斐济、加蓬、危地马拉、圭亚那、海地、洪都拉斯、匈牙利、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以色列、牙买加、约旦、哈萨克斯坦、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拉脱维亚、黎巴嫩、莱索托、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立陶宛、马达加斯加、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马绍尔群岛、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密克罗尼西亚联邦、蒙古、摩洛哥、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尼泊尔、尼加拉瓜、尼日尔、阿曼、巴基斯坦、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亚、巴拉圭、秘鲁、菲律宾、卡塔尔、大韩民国、摩尔多瓦共和国、卢旺达、萨摩亚、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新加坡、斯洛文尼亚、所罗门群岛、斯里兰卡、苏丹、苏里南、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泰国、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土耳

其、乌干达、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乌拉圭、瓦努阿图、也门

反对：无。

弃权：安道尔、安哥拉、阿根廷、亚美尼亚、澳大利亚、白俄罗斯、比利时、伯利兹、贝宁、巴西、保加利亚、布隆迪、喀麦隆、加拿大、中国、科特迪瓦、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丹麦、爱沙尼亚、埃塞俄比亚、芬兰、法国、格鲁吉亚、德国、希腊、格林纳达、冰岛、印度、爱尔兰、意大利、日本、肯尼亚、列支敦士登、卢森堡、马拉维、马耳他、墨西哥、摩纳哥、缅甸、荷兰、新西兰、尼日利亚、挪威、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俄罗斯联邦、圣马力诺、斯洛伐克、南非、西班牙、斯威士兰、瑞典、多哥、乌克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委内瑞拉、越南、赞比亚、津巴布韦。

决议草案A/49/L.14/Rev.1以97票赞成，0票反对，61票弃权，获得通过（第49/10号决议）。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们现在将听取希望对刚才通过的决议草案解释投票的代表发言。

我要提请各代表团注意，解释投票的发言不得超过十分钟，各代表团应在自己的座位上发言。

阿尔文先生（墨西哥）（以西班牙语发言）：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局势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重大关切。大会在三个场合下处理了该问题，但是不幸的是，没有找出解决这个困难和复杂冲突的办法。我们对这个联合国会员国的悲惨命运没有得到缓解而感到遗憾。实际上，发生了新的武装暴力行动。

对于墨西哥政府来说，不断地侵犯人权，种族清洗政策和旨在通过使用武力获得领土的侵略行为破坏国家之间文明关系的根本基础并且造成人民之间关系的恶化。墨西哥还反对限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政治独立、领土完整、自决、甚至主权本身的任何行动。

我们加入强烈呼吁，要求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局势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各方诚意地谋求冲突的解决。

必须制止使几百万人的生活条件无法忍受的侵略和暴力。政治对话和理解作为实现和平的最佳途径必须战胜战争的恐怖。因此，我们支持为确实解决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问题所作的所有政治和外交努力。

大会今天通过的决议含有我们支持并完全赞同的许多内容。但是，我国代表团投了弃权票，因为我们认为该案文含有一些不符合《联合国宪章》文字和精神的规定。墨西哥对这项决议投弃权票表明它赞成不在权宜之计基础上而在《宪章》的原则基础上解决问题，从而确保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实现安全和永久和平。

弗朗西斯先生（澳大利亚）（以英语发言）：澳大利亚为战斗仍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进行，从而进一步加剧那里无辜平民人口的苦难感到震惊。我们支持该决议所载的各项要求，即制止暴力和践踏人权，包括“种族清洗”的作法。而不论肇事者可能是谁。我们支持决议要求，在该国乃至整个区域恢复整个和平与稳定。

出于这些理由，我们本来打算同我们在大会第四十七和第四十八届会议上所作的一样对这项决议投赞成票。但是，澳大利亚对现在解除武器禁运是否明智有所保留，因为这样作影响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和联邦。接触小组已经承认解除武器禁运可能不可避免，但这是最后的手段。我们认为现在还不到时候。接触小组仍在探索制止冲突的其他途径。另外，现在正在向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施加新的压力，我们希望这种压力将保持下去，并应给一时间使其产生作用。

我们同今天在座的其他许多代表一样都承认，决定解除武器禁运很可能使目前旨在促进和平解决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冲突的主动行动半途而废。解除武器禁运将特别对加剧敌对行动，对联合国保护部队的继续驻留并对该国的人道主义救济努力产生非常严重的影响。

我们强烈支持国际社会和安全理事会对制止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战斗今天所采取的行动。我们强烈敦促继续进行这些努力。首先，澳大利亚愿看到以和平和谈

判方式解决这场悲惨的冲突。为此,我们被迫对这项决议投弃权票。

卡德纳斯先生(阿根廷)(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要解释阿根廷共和国对大会刚才通过载于文件A/49/L.14/Rev.1的决议投票的立场。

我国大体上支持联合国旨在重申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各项主动行动,我们决心确保该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得到尊重。

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令人遗憾地拒绝接触小组的和平计划破坏了目前的外交立场,这使国际社会有必要重申其促进和平解决冲突的决心。

我们今天面临着这样一种局面:一方——即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仍在推动一场种族自相残杀的战争,而没有致力于通过联合国可以提供的国际保证实现问题的解决。因此,我们再次敦促这一方重新考虑这个问题,并同国际社会一起努力结束侵略。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严重践踏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已经而且仍在使国际舆论感到不安。为了对付这些行为,就此问题设立的国际法庭不久将成为恢复正义努力的基石。在目前微妙安全局势中,我们要再次吁请各方遵守停火并尊重安全区。

然而,并非所有的迹象都是消极的。我特别指的是在部分关闭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和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之间边界方面最近采取的措施。我们认为,这些措施如果得到执行将有助于在该区域逐步实现和平。

阿根廷共和国支持刚才通过的关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局势的决议所载的各项基本原则,并认为它们都很公平。但尽管如此,令我们遗憾的是,部分由于执行部分第22段中的具体建议,我们未能支持这项决议。经过通盘考虑和评估为实现理想目标而提出的各种选择后,我们认为这项措施无助于解决冲突。我们认为部分解除安全理事会第713(1991)号决议在前南斯拉夫全境实行的武器禁运无助于在该区域实现和平与安全。

我们还认为,这项措施将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各种外交努力都已证明徒劳无效。另外冲突升级的危险不但对长期饱受苦难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民的未来投下阴影,而且也给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努力完成任务投下阴影。

我要在此指出,同所有维持和平行动一样,中立原则是部队派遣国的基本方针之一。根据这项理解,向联保部队提供部队的国家已经而且将继续保持中立,明确意图是为维护该区域的和平与安全作出慷慨贡献并不愿在冲突中袒护任何一方。另外,联保部队的任务和构成是非常微妙平衡的结果,情况表明应该保持这种平衡,这是一个承认和适当评估在那里维持和平的努力所取得的积极效果的问题,决不能小看这项努力。

我们基本同意文件S/1994/1067为最近延长联保部队任务期限制定的一份报告——所载的秘书长的看法,即决议第22段建议的这项措施将改变——我们认为将大大改变——联合国在该地区驻留的性质,并必然给部队带来不可接受的危险。

基里拉先生(罗马尼亚)(以法语发言):出于特别是德国代表代表欧洲联盟已经提及的类似甚至同样的关切,我国对决议草案A/49/L.14/Rev.1投了弃权票。

我特别指的是有关取消武器禁运的第22段。罗马尼亚是前南斯拉夫的一个邻国,在1992年以前作为安全理事会的一个成员以及在其他地方始终赞同在整个前南斯拉夫,特别是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实现冲突的政治解决。我国忠实地同意遵守对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实施的制裁而作出的经济上的牺牲是众所周知的。我们正在尽最大的努力利用我们同前南斯拉夫各国的良好关系在有关各方参与以及所有保证促进这一进程的国家作出平行贡献的基础上鼓励并实现持久的政治解决。

现在是一个特别关键的时刻,我们认为,有两种选择:要么是迅速结束寻求政治解决的僵局,要么是拖延时间和对紧张局势与对抗任何可能的上升承担责任。把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的任期延长至1995年3月31日不应被看作是一个喘息的机会。直接有关各方和应当对寻求和

平解决方法作出贡献的国家必须不遗余力地确定并执行一项各方都能接受的全面方法,以确保波斯尼亚塞族同意接触小组提出的领土解决办法,并使三方都坐到谈判桌上来。

在这方面,应当继续进行安全理事会第943(1994)号决议为逐步取消对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的经济制裁所开始的平行进程,同时要严密监测该国的行为。

现在应比以往更加强调能够使各方彼此接近的因素。这将鼓励具有真正政治意愿的方面确保和平与政治解决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各方之间占上风。

基廷先生(新西兰)(以英语发言):自从大会上次审议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局势以来,已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发展事态。该共和国的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社区已经解决了它们的政治分歧并组成了一个联邦。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的空中力量在联合国的授权下阻止了对萨拉热窝最猛烈的炮轰和对其他安全区的进攻。接触小组成员国已经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制订了一项得到除了波斯尼亚塞族之外所有各方接受的和平计划。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当局已封闭了它们同波斯尼亚的边界,藉以孤立顽固不化的波斯尼亚塞族,结果,对贝尔格莱德实施的一些措施已经暂停。南斯拉夫战争罪行法庭现已设立。

这些变化是由于国际社会的决心和承诺而出现的。这些是波斯尼亚受围困的公民在物质和政治处境方面的重大改善。但是,这些远远未能满足我们在12个月以前的希望。我们刚才采取行动的决议重复了去年的规定,只是提醒我们仍然有多少事必须去做:第一,恢复和重建萨拉热窝;第二,开放图兹拉机场;第三,充分实施安全区规定;第四,纠正“种族清洗”造成的后果;以及第五,难民和流离失所人士的返回。

更为重要的是,决议记录下并正确地谴责波斯尼亚塞族拒绝在把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领土完整作为其出发点的框架内进行谈判。在这层面上我们今年并不能比往年更进一步。波斯尼亚塞族固守过时和可憎的种族纯洁概念,他们这样做注定要受到唾弃,他们继续拒绝承认他

们的政治未来不能同波斯尼亚其他社区的未来分离开来决定,这确实是令人沮丧的老套头。波斯尼亚和克族已经承认了这一点,他们建立了一个联邦并赞同接触小组放在桌面上的和平计划。波斯尼亚塞族也必须这样做。

确保波斯尼亚塞族回心转意的手段就是联合国面临挑战的要点。国际社会现在拥有一系列措施,包括外交、经济和军事措施。这些措施有两个共同特点:第一,它们是集体性的,第二,它们得到联合国的赞同。这意味着这些措施将具有国际社会的全部影响力。

对于决议中鼓励安全理事会不要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和联邦政府实行它在1991年对前南斯拉夫实施的武器禁运的规定,就不能这样说了。安理会采取这样一个步骤将偏离集体行动。也许将来会有一天除了采取这样一个步骤没有替代办法。到那时,这将意味着根据《宪章》的集体安全条款的规定,目前的联合国不再能够发挥作用。

新西兰并不认为这个时候已经到来,也不欢迎这个时候的到来,因为这将意味着放弃建立和平的努力,并诉诸战争来作出裁决。现在是为实现政治解决再接再厉的时候,而不是发出恢复全面战争的信号。出于这个原因,新西兰将对决议草案投弃权票。

庞塞先生(厄瓜多尔)(以西班牙语发言):厄瓜多尔人民和政府对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长期受难人民的声援以及必需维护各国的领土完整促使我国代表团今天对刚才通过的决议投了赞成票。

然而,我们谨指出,在过去几个月里,复杂的和平进程已经取得了国际社会必须承认的相当大的进展。之所以能够取得这种进展是因为冲突有关各方的所有政府都表现了灵活性。因此,厄瓜多尔怀疑通过诸如取消武器禁运之类的决定是否可取,这可能重新引发冲突并使最后解决变得更加遥远。

出于这一信念,如果对第22段进行单独表决,我国代表团本来会弃权。

主席(以英语发言):有一位代表要求行使答辩权。请允许我提醒各成员,行使答辩权发言,第一次时间限于10

分钟,第二次限于5分钟,应由代表团在自己的座位上发言。

萨西尔贝先生(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以英语发言):今天的会议已经开得很长,我诚挚地感谢各位同事。我一定不会超过规定的时间限制。

在这次辩论中,以欧洲联盟的名义所作的发言在再次重复欧洲联盟反对取消武器禁运的同时,支持一套新的指导方针,以其不仅取代取消武器禁运,而且实际上取代《联合国宪章》、伦敦会议原则,甚至接触小组的和平计划欧洲联盟特别提议

“平衡地对待波斯尼亚克族和波斯尼亚塞族两个实体,包括同邻国建立并行的特别关系,只要这样做不违反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联盟的完整”。(大会第四十九届会议正式记录,第50次全体会议,第66页)

我遗憾地说,不论是因为疏忽或其他的原因,这项提案在道义上和法律上有缺陷,并且不顾有关原则。事实上,不顾《联合国宪章》一理由如下:

第一,我们怎么能论及一种旨在使侵略者和受害者都得到同样结果的“并行的特殊关系”?

第二,提案特别令人不安,因为这场战争(侵略)是由塞尔维亚—黑山人同所谓的波斯尼亚塞族一起发动的,目的就是要牺牲邻国的利益,实现一个种族上清一色的“大塞尔维亚”的目标。欧洲联盟计划的这一方面现在所提议的,实际上正是创造这样一个“大塞尔维亚”,作为解决这场战争的办法的一部分。

第三,在波斯尼亚族和塞族联盟与所谓的波斯尼亚塞族实体之间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并行关系。波斯尼亚族和塞族联盟,以及拟订进一步密切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和联邦与克罗地亚之间的关系,是处于强化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境内的多文化主义和所有各种族,包括克族、塞族、犹太人、穆斯林和其他人共同存在的愿望;而“大塞尔维亚”却与此相反,促进种族“纯洁”。

牺牲多文化主义。不幸的是,欧洲联盟提案这方法的内容,有意或无意,只能给那些企图造成史无前例、种族“纯洁”的国家的人们带来新的希望和活力。

最后,而且最不幸的是,欧洲联盟发言这方面的内容反映出缺乏尊重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意思。发言不提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却说

“只要这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联盟的完整没有冲突”。(同上)

事实上不存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联盟。某些国家,甚至欧洲联盟的某些成员国,可能提倡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联盟的概念,作为一种较弱的结构代替共和国,目的在于引诱塞族人接受和平计划。但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联盟现在不可能取代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或成为代替或实际破坏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主权、领土完整与合法性的机制。所提议的任何解决方案首先必须尊重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领土完整及其合法地位,不能强调所提议的联盟而回避这些原则。在起草这份发言时,欧洲联盟某些成员可能有不同的理解,但是我们既不能掉以轻心,也不能放松警惕。

不幸的是,这篇发言也反映出某些方面从内部削弱接触小组的和平计划,原因在于缺乏对抗从外部反对接触小组和平计划的人的承诺和意志,即波斯尼亚塞族。恐怕这也再次反映出一种越来越严重的走向权宜之计的倾向。这也进一步说明,为什么对我们在此所有国家来说,我们的选择已不再是纯粹地取消武器禁运的问题;这是为了权宜之计而把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搁置一边,甚至放弃,还是采取费力的办法有力地支持我们的共同原则,两者之间的选择。

在这一集体依法办事的道路上,谁也不能中立,不能弃权。整个联合国的未来不可能在于有选择地运用合法性。联合国的未来必须基于团结一致,客观地承诺致力于共同原则,特别是《联合国宪章》。

在答复俄罗斯联邦代表的评论时,我们愿再次毫不含糊地强调,我们接受联系小组的和平计划,我们决心行使

我们的自卫权。不能期望我们放弃我们的自卫权利,默认所谓的波斯尼亚塞族继续拒绝和平计划。一句话,什么时候塞族人准备接受和执行接触小组的和平计划、放弃对我国大多数领土的占领并停止“种族清洗”和对我国城市的围困,我们也将准备克制我们取得防御性武器的权利。

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就此结束现阶段对议程项目39的审议。

下午7点30分散会。